

四之叢文光文

集 川 西

著 陶 聖 葉

行 發 店 書 光 文

四之叢文光文

西川集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實價國幣 貳百貳拾元正

著者 葉 聖 陶

發行者 陸 夢 生

發行所 文 光 書 店

重慶臨江門大井巷十號

經售處 生 活 書 店

重慶·上海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渝初版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申再版

印成

自序

收集在這兒的文字大部分是今年寫的。取名「西川集」，所以記寫作的地點。

文字全都是被逼寫成的。承日報和期刊的編輯先生囑託，他們的意思極誠懇，不能辜負，只得勉力寫一些。識見有限，不敢放筆亂寫，就把範圍大致限制在文字和教育上。對於文字和教育，也不敢說有什麼真知灼見，只因平時想的無非是這些，如果放開這些不寫，將沒有什麼可寫了。

1

反映現實，喊出人民大眾的要求，是文學的時代的使命，這個綱領我極端相信。教育不是孤立的事項，在如今的現實情況之下，教育不良不能全怪教育者，

這個說法我極端同意。可是我的文字沒有提及這些。只因我的文字不過觸着些小題目，小題目上不一定要戴一頂大帽子。

末後幾篇小記是我的試作。規模不大，文字無多，適於我的才力和時間。以後還想繼續寫些。

三十三年十一月 紫雲陶

目次

答復朋友們.....	一
三十三年紀念短文.....	四
一 「七七」七週年隨筆.....	四
二 「八一三」隨筆.....	六
三 雙十節隨筆.....	九
據理論而言.....	一二
暴露.....	一七
關於談文學修養.....	二一

以書爲喻.....	二五
能讀的作品.....	三〇
擴大白話文字的地貌.....	三三
讀「虹」.....	三七
讀「石榴樹」.....	五六
讀「經典常談」.....	七二
讀「文言虛字」.....	八〇
如果我當教師.....	八九
談大學的合併.....	一〇七
變相的語文教學.....	一一八
致教師書.....	一二八
一 多軀目的兩個字啊.....	一二八
二 幾派的調育辦法.....	一三三

三 新的優子·····	一三八
四 關於禁止看小說·····	一四三
五 改文·····	一五一
我們的驕傲·····	一五七
鄰舍吳老先生·····	一六五
辭職·····	一七〇
春聯兒·····	一七四

答復朋友們

五十歲，一個並不算大的年紀。就是大到七十八十，又有什麼意思？七十八十的老人，男的女的，咱們哪兒都可以見着。若說「知非」啊，「知天命」啊，能夠辦到，自然不錯；可惜蓬伯玉跟孔子的那種人生境界，我一絲兒都沒有達到。生日到了，跟四十九四十八那時候一樣，依從舊例，買幾斤切麵，煮了全家吃，此外就沒有想着什麼。有幾位朋友說我鄉居避壽，其實不確切；我本來鄉居，因為鄉間房價比較低，又省得「跑警報」；至於壽不壽，的確沒有想起。

承蒙朋友們的好意，把我作為題目，寫了些文字，我倒清楚的意識起五十歲來了。大概不會活一百年吧，如今五十歲，道路已經走了大半截。走過的是走過了，「已然」的沒法教他「不然」；倒是餘下的小半截路，得打算好好的走。

朋友們的文字裏，都說起我的文字跟為人；這兩點，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

平庸。爲人是根基，平庸的人當然寫不出平庸的文字。我說我爲人平庸，並不是指我缺少種種常識，不能成爲專家；也不是指我沒有幹什麼事業，不當教員就當編輯員；却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內，沒有深入的底裏，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脚。這樣的平庸，好比一個皮球洩了氣，癱瘓的；假如人生該像個滾圓的皮球的話，這平庸自然要不得。

像個滾圓的皮球的人生，其人必然是詩人，廣義的詩人。寫不寫詩沒有關係，生活本身就是詩。如果寫，其詩必然是好詩，不用詩的形式也還是好詩。屈原，陶潛，杜甫，蘇軾，托爾斯泰，易卜生，他們假如沒有什麼作品，照樣是詩人，說他們的作品可愛，誠然不錯，但是，不如說他們那詩人的本質可愛，尤其推究到根柢。

爲要寫些什麼，故意往生活裏鑽，這是本末倒置的辦法，我知道沒有道理。可是，一個人本當深入生活的底裏，懂得好惡，辨得是非，堅持着有所爲有所不爲，實踐着如何盡職如何盡倫，不然就是白活一場；對於這一層，我現在似乎聽

得更明白，願意在往後的小半截路上，加緊補習，補習有沒有成效，看我的努力如何。如有成效，應該可以再寫些，或者說，應該可以開頭寫。不過寫不寫沒有大關係，重要的是加緊補習。

朋友厚愛我，寬容我，使我感激；又誇張的獎許我，使我羞愧，雖然羞愧，想到這無非要我好，也還是感激。最近在報上看見沈尹默先生的詩，有一句道，「久客人情真足惜，」吟誦了好幾遍。沈先生說的「久客」是久客川中，我把他解作人生在世，像我這麼一個平庸的人，居然也能得到朋友們的厚愛，寬容跟獎許，「人情真足惜」啊！在這樣溫暖的人情中，我更沒有理由不打算加緊補習。

這不是尋常致謝的話，想朋友們一定能夠諒察。

三十三年紀念短文

一 「七七」七週年隨筆

最近接到一位朋友來信，說「大局遠看則無處不好，近看則着着可慮。」這個話很有意思。盟國必然勝利，日本必然垮台，不但盟國方面知道，就是東條也心中有數。侵略主義打倒而後，國際間相與相處雖然未必全如理想，至少不會走上第一次大戰後的老路。這是所謂遠看無處不好。可是就目前而言，中原大塊地方新近淪陷，湘粵戰事正在緊急階段，這還不算頂重要，勝敗原是兵家常事，決勝須看最後五分鐘；頂關重要的還是在人的態度和習慣方面。

七七以後的一二十天間，很有些感慨，曾經作一首木蘭花，前半闕道，「落紅已看成泥濘，陌上依然風力勁。一天飛絮意如癡，終日馳車何所聘。」後來八一

三戰事繼起，感慨消釋，便覺得抱歉，我的話似乎冤枉了人家。但是在七年後的今日，又覺得我的舊句子還用得着。一切不好的現象我也不願說，說起來跡近暴露，觸犯時忌，沒有什麼意思。備倒一句話，如今明明有個共同的總目標，達到這個目標不在朝一席談話夜一席談話，不在橫一篇文字豎一篇文字，必須人的態度和習慣徹底改變，昨死今生，大家革自己的命，才有可能；而多數人的態度和習慣，似乎越來越不對了，不但新機不見，而且齊染更深，豈不大大的可慮？

說可慮不就是悲觀。這並非強嘴，是事實上不需要悲觀。經過這一回戰爭，誰都得脫一層皮，換一副心眼兒。這番功夫大家自己來，省麻煩，節約人力，自然最好。自己來不成，可是現實的鞭子拍拍的抽下來，逼得你不得不勉強對付，那就差多了。至於勉強對付也辦不了的，將會在現實面前倒下，像雪人遇着了陽光。倒下來的越多，麻煩也越多，人力越浪費。然而就整體看起來，脫了一層皮，換了一副心眼兒的人站住了，自然是進步。這又何所用其悲觀？

我一向相信，多言無益，對於近時，尤其覺得言談太多，實效太少；現在寫

些零星想頭登在報上，實在沒有多大意義。只因編輯先生再三囑咐，不好違命，就勉強寫了。

二「八一三」隨筆

當年七七事起之後，如果不接上個八一三，說不定只是個地方事件。這不是當時激昂的民氣所能容受。八一三砲聲一響，八一四我空軍出動，仗才算是打定了。單說我自己，也被衝激在那股民氣裏頭，在蘇州看見報館發出的號外，雖不免有些惘然，但是再一想時，就來了「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的成語。你主張跟日本人打仗，如今真的打起來了，還有什麼惘然的？顛沛流離，挨炸挨燒，是你的本分。盡你的棉薄，使仗打得好好的，更是你的本分。可惜想想容易，實踐却難。二十八年，在樂山遇炸，把所有的東西都燒光了，只賸下幸而沒有受傷的老幼七口。在不可計數的受難同胞中間，我分享了一份苦難，貢獻了一份犧牲，對於前一項本分，我總算盡了。可是，後一項本分呢？實在慚愧，竟沒有盡得分毫。

住在後方的大城市裏，編些無多精采的刊物，寫些不痛不癢的文字，你就交代得過了嗎？不，不，絕對交代不過。不想起這一層也罷了，想起來時，不說假話，真有些無地自容。因此我決不敢憎恨戰時生活的困苦。就是這樣困苦的生活，已經便宜了你了，你有什麼權利要求較好的生活？

據一般人說，我國這回抗戰是具有革命性的。反抗侵略，爭取獨立自主，建立真正民主化工業化的國家，所謂革命性大概指的這些個。那麼，以不變應萬變雖是最高原則，實踐起來却不能不見事行事。仗一定要打到勝利為止，建國大業非完成不可，那是不變。至於封建習性，糊塗頭腦，官僚政治，獨佔經濟，還有其他種種，如果也是個不變，那就完了。那些個不變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即使幸而打勝了日本，又有什麼好處？變吧，革命吧，該死的趕快死去吧，新生的趕快長成吧。

我所知不廣，所見有限，根據我的狹窄的知見，不免時時愁慮。大家喜歡侈言革命，可是只限於掛在口頭，實際上是懶得革命，尤其懶得革自己的命，懶得

見少數的旁人真正革命。這樣的不變應萬變太可慮了，我想不出補救的辦法（我不能不想，雖然沒有人要我想）。有些人讀熟了曾濼筆的「原才」，希望有「一二人」出來開創風氣，在報紙上，這樣論調的文字登過許多篇。可是那「一二人」始終嫻嫻其來運。照我的笨想頭，恐怕只有大家一旦靈心忽通，決意革自己的命，才有希望。否則現實板起鐵青的面孔，迫得非革自己的命不可，大家也該會不情不願勉勉強強的革起自己的命來。除開這兩條路徑，大概只有個徹頭徹尾的以不變應萬變。

旁的人我管不着，我管我自己。我不想做那「一二一人」，我沒有那麼狂妄，可是我要革自己的命。好好先生要不得，我不敢說要有所為，只能說要有所不為。我有言論的自由，我要享受那個自由，見到什麼就說什麼，不想畏首畏尾，當然我也決不故意觸犯刑法。我若管公家的錢，決不檢一個錢藏在腰包裏，我若管公家的事，決不等因奉此，摘由帶檔，就此了事。這變嚕嚕囁囁說下去太瑣屑了，請即打住。也許有人要笑我，這也算是革命嗎？並且，你能不能實踐又有誰替你證

明？的確，無從證明，發誓又近於迷信，我不願發誓。不過我真的要照說的做。其他並無希圖，只希圖這麼做了，稍稍消釋幾年以來，沒有畫前面所說那後一項本分的慚愧。

三 雙十節隨筆

辛亥革命標榜的是民主共和，到如今三十三年，只不過挂了塊招牌，大家還在呼號我們需要民主。可見二十三年是白過了，大家沒有下什麼工夫。不下工夫，却想要收穫，那樣的便宜事兒根本就不會有。現在的呼號，比較辛亥那個時候，是深切得多了。大家眼看着當前戰爭的挫失，心繫着此後建國的艱難，查究到根柢，剝落到核心，才知道成敗的關鍵在乎一切施爲是否民主。而且，世界的民主思想進步了，單是政治的民主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民主必須兼包經濟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這種見解也是我們所具有，我們需要的就是這種政治的與經濟的民主。在辛亥那個時候，大家茫茫然，決沒有想得這麼着實，所以說，

現在是深切得多了。今年紀念辛亥革命，我以為這一點是值得提出來說說的。

很有人擔心我國不會實現真正的民主，所持的論據很多，貪贓枉法，恃勢欺人的事情隨處都是，不是距離民主太遠了嗎？我可不這麼悲觀。只要大家造成民主的風氣，養成民主的習慣，那些卑污荒唐的人物也會「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最要緊還正「大家」二字，大家之中如果缺少了你或是我，這就不成其為完整的大家，這就減弱了若干分之一的力量。所以我也不能放鬆，你也不能懈怠，務須使大家真成個完整的大家，表現出來的是頂充足的力量。

最近我到重慶去，重慶的一切沒有使我心懣的。只有一件事兒，我頗為歡喜讚歎，以為從這上頭可以看出我國實現民主並不是沒有希望。那就是公共汽車乘客的排隊候車，換次上車，此外電影院買票，挑水夫買自來水，大家也養成了排隊換次的習慣。但是洋洋大觀到底要數汽車站。單行的人沿着人行道排過去，依着拐角兒轉彎，有時候多到一兩百，後到的人安安分分站在末梢兒，沒有一個想搶先插進中間去的。如果有一個人硬要插進中間去，我想，整個行列的人都會吼

起來，說他不依規矩，不懂道理。這種好風氣好習慣，全靠所有的人一致維護，雖然一致維護而實際上行所無事。候汽車上汽車自然只是件小事，如果推廣開來，大家對於一切的事都有這樣好風氣好習慣，真正的民主不就實現了嗎？所以我說我國實現民主並不是沒有希望，問題就在大家能不能造成風氣，養成習慣。

據理論而言

最近某大學招考新生，國文作文試題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很有些應試的同學解錯了題目，作出來的文字牛頭不對馬嘴，傳說開來，大家又攢眉蹙額，認為學生國文程度低落又得了個實證。其實這未必能算什麼實證。高中畢業，不一定讀過「國語」裏那篇歷王止謗的文字，是一。什麼「甚於」什麼的句式，在熟習文言的人自然易於相機解悟，遇到這一句，就會領會「甚於」的意思是「其危險甚於」，但對文言不大熟習的人就辦不到，是二。所以，毛病還在於出題目的先生太喜歡引用成語了，如果換個「言論自由論」或者什麼，意思差不多，應試的同學作出文字來，該不至於牛頭不對馬嘴吧。

現在不想多談作文試題，只想就「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句話說說。周厲正施行暴虐的政令，引起了國人的誹謗。大概周厲王自己並沒有聽見外面的那些誹

謗，忠心耿耿的邵公就告訴他說，「外面誹謗流行，可見民不聊生了。」厲王不是什麼聖王，自不免與一般皇帝同樣脾氣，只知道責備人家的錯處，不知道反省自己的錯處。他覺得國人的胡說八道，實在跡近搗亂，便教衛巫檢舉那些誹謗的人，一律殺掉。誹謗果然停止了，民間是一片沈默。厲王快活之極，不免向邵公誇耀他的有辦法。邵公却更着急起來，說了一大篇話，他的要旨就是「防民之口甚於飭川」。

邵公這個話，明明是替厲王着想的。他的話彷彿這麼說，你厲王做的有如阻擋河流的工程，一朝河水潰決，會把你的一切都淹掉沖掉，也就沒有了你。所以這個辦法，在你最不合算。你要避免這樣大的損失，只有換個聰明的辦法，也就是合算的辦法，「官之使言」。可惜厲王讓不知什麼東西迷了心竅，沒有聽從邵公的忠諫，結果是「三年乃流王於彘」。

依史家的說法，這到底是上古時代的故事了。至於現在，什麼法西斯主義，什麼納粹政治已經激動了人類的公憤，人類正在竭盡了智慧，犧牲了生命撲滅他

們，因為，如某先生所說，民主制度在今天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種人生哲學。據理論而言，現在不會有「防民之口」的厲王了；試想，在民主制度之下，誰的口要誰防？誰的口容誰防？據理論而言，現在也不用不着說什麼「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話了；試想，既沒有厲王那種角色，又爲誰着想，對他進這番忠諫？這兒還得重說一聲，以上是據理論而言。

在民主制度之下，除了觸犯刑法的言談而外，無所謂誹謗。大家開口說話，動筆寫文字，如果涉及公衆的事情，積極方面無非是建議，就是說這件事情該這麼辦；消極方面不外乎指摘，就是說這件事不該這麼辦；都不是誹謗。就動機而言，建議顯然是希望把事情辦好；指摘雖然有破無立，也出於一腔認真的心腸，希望把事情辦好；都和徒然抱怨，徒然雪憤的誹謗不同。民主制度的時代該是誹謗絕跡的時代，因爲大家是和衷共濟的一夥兒，其中沒有個厲王，自然沒有那些誹謗的國人。——這又是據理論而言。

在和衷共濟的一夥兒中間，建議和指摘都該是大家樂於聽聞的。大家正在尊

求最好的辦法，有個建議提出來，也許就是那最好的辦法吧，自然竭誠歡迎。大家又正在檢點彼此的錯失，惟恐不自覺察，羣己雙方都吃了虧，有個指摘提出來，也許正中那錯失的要害吧，更將虛心聽受。在這樣情形之下，是何等美善的境界啊！人與人之間，聯繫着的是情，是天下一家的情。人與人之間，聯繫着的是理，是惟求至當的理。社會的進步與康樂，當然不待細說了。

決不會有人討厭建議。討厭建議的人往往是包辦一切，師心自用的人。他以爲他的辦法是至美盡善，無可更動，誰對他建議，就等於說他的辦法欠美未善，這是卸他的招牌，拆他的衙門，他所不能忍受的。在民主制度之下，誰也不能包辦一切，誰也不容師心自用，當然沒有人討厭人家的建議了。

決不會有人討厭指摘。討厭指摘的人往往是身有慙德，膽怯情虛的人。他明知自己有若干缺點，可是利害觀念限制着他，既鼓不起改革的勇氣，又希望遮遮掩掩，不要讓人家知道，即使做不到不讓人家知道，總望人家不要掛在口頭，當面給他難堪；而所謂指摘剛剛與這種意願相反，所以他情不自禁，不飽不討厭。

在民主制度之下，大家辦的是公衆的事，計較利害也只有公衆的利害；個人自不能絕對沒有錯失，但出發點既在公衆，也就「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無妨公開。家醜不可外揚哩，授敵對者以可乘之隙哩，在這兒都無須乎顧慮；因為跟在後頭的是「更也人皆仰之」，錯失糾正過來了，「醜」就轉而爲「美」，即使有什麼敵對者也無隙可乘。情形如此，還有誰討厭人家的指摘？

在民主制度之下，非但無所謂誹謗，也無所謂爭取言論自由（分開來說，就是建議自由與指摘自由）。打個譬方，如今世界上，無論窮的富的，村的市的，總算都能夠吸收到他所需要的一份空氣，也就無所謂爭取呼吸自由。有人嚷着爭取言論自由，就證明其時行的不是民主制度。至於有人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話，其時行的當然更不是民主制度。就是最喜歡翻案立論的史學家，大概也不會說周厲王當時行的是民主制度吧。

暴 露

暴露，我不知道爲什麼要不得。

通常說的暴露，該不與揭發陰私，攻擊個人，同其意義。至少在文藝家的心目中，他涉想的對象是整個的社會，社會若有什麼毛病，經他看出來了，他就像醫師發現了人體的毛病一樣，不能不宜告出來。這就是暴露。在宜告出來的當兒，他也許連帶提供了治療的方案，也許只指出毛病的跡象和根源，讓大家來研討那治療的方案；無論如何，他的暴露是存着一腔悲天憫人的心腸的。

詩序解釋個「風」字說，「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我以為正好移作暴露的解釋。就動機而言，或者就效果而言，暴露都不犯刑法上的罪名。這是所謂「言之者無罪」。暴露出來的那個毛病，犯着的也許是我，也許是你，也許是咱們一夥兒；不知道有毛病，當然不着急，誰聽說有毛病，誰就會提起神來，想盡種

種方法，務必去掉那毛病。這是所謂「聞之者足以戒」。

剛強結落的人如果犯了什麼毛病該不怕暴露，因為他惟恐自己有毛病，暴露正可以使他邊善改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就是爲此。民胞物與的人自己不犯什麼毛病，也就不會厭惡人家的暴露，因為他有己溺己渴的胸襟，從人家的暴露中間，他可以知道那「溺」與「渴」的底細，當然只有歡迎，不會厭惡。我們讀了歷代的描繪時弊的好作品，不免慨然深念，也可以算個例證，雖然我們不至於這樣狂妄，便自認爲民胞物與的人。

厭惡暴露的人似乎可以推阿Q作代表。阿Q頭皮上有幾處癩痞疤，當然是缺點，可是沒法掩蓋，他就發明了個「諱」字訣，「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癩』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一犯諱，不問有心無心，阿Q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一切厭惡暴露的人的手段離不了阿Q的方式，諱，對於犯諱的，罵或者打。

代阿Q設想，你嫌頭皮上癩瘡疤難看，就該去找美容院的技師想辦法，或者換上一塊頭皮，或者栽上一些頭髮。你不這麼幹，即使「諱」字訣克奏全功，可是癩瘡疤依然存在，未莊的人誰不看見？

遏止了暴露，就以爲天下太平，社會美滿，那是愚人的想頭。楊震回答納斯手的對手道，「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這個話最爲通達，其意就是俗語說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暴露的文字和言語可以遏止，可是事實既經成立，就不容抹掉，也就無法教人不知道。事實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種最有力的暴露。

至於文藝家，他並不是新聞記者，他的責任原不在報告事實的種種跡象。不過他看見了不如意的種種跡象，因他的理解與懷抱，不由不悲天憫人，由今思來；於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把他觀察所得用文藝形式表達出來。雖然厭惡他的人就將跳起來說「這是暴露啊！要不得！」或者更用什麼力量加以遏止；他却寧可惹人家的厭惡，在遏止得最兇的時候寧可攔筆，決不肯違心的說些吉祥言語，

討人家的喜歡。假如違心的說些吉祥言語，討人家的喜歡，他就是情客，是幫閒，不成其文藝家了。

真正到了天下太平，社會美滿的時候，表現在文藝家筆下的自將氣象全異；但在從現實的種種跡象取精去粕，用文藝形式表達出來這一點上，還是沒有兩樣。依廣義而言，那也未嘗不可以叫做暴露。

粗淺的打個比喻，暴露猶如鏡子的現形；是美是醜，在乎事物本身，不關乎鏡子。

暴露，我不知道為什麼要不得。

關於談文學修養

我讀了些談文學修養的文字，如說該確立人生觀與世界觀，該多方面觀察多方面體驗，該廣泛的閱讀各種書籍，該從各地方各等人的語言中去學習去提煉，訓練自己，使自己能夠說出並寫出富於藝術性的語言。這些都有道理。不在這種種方面着力，徒然執筆寫作，必然寫不出什麼像樣的東西。不過有一點意思似乎應當補充，就是：這種種努力本是爲人之當然，我們爲人，就該留意這些項目，即使不弄文學，也不能荒疏。爲什麼要補充這一點意思？因爲惟有認清這一點，才能明白文學與生活的關係。文學是生活的源頭上流出來的江河漢流，不是與生活離立的像人工鑿成的池子似的東西。一個人生活充實，表現出來有種種方式，道德，學問，事功，都是，而文學是其中之一。生活在先，文學在後。生活充實的人不一定要弄文學，不弄文學的人却也一定要求生活充實。如果單說文學

修養該怎麼怎麼，就等於說爲文學而求生活充實，這顯然有些本末倒置。從反面推想，或許還會想到不弄文學就可以不管人生觀什麼的，也就是不弄文學就無須乎求生活充實，那更是壞影響了。

再說，生活是渾然的整體，勉強打比方，好似一股活水，時時流動，時時進展，却分不開這一部分與那一部分。雖說我們人具有智慧，能夠自省，對於生活會有所覺解，但並不取那機械的分析的方式。我們說一句話，笑一笑，這中間正蘊蓄着我們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可是我們想不到什麼人生觀與世界觀。人生觀與世界觀的確立就在這樣一言一笑一思一感之間。若是特別提醒自己，現在我們要確立人生觀與世界觀了，恐怕只有茫然無所措手足。我們對着山水默想，隨着物沈思，這就是觀察或體驗，可是我們想不到自己在觀察或體驗。觀察或體驗總之是以心接物，進一步是心與物融和，合而爲一。若是事物當前的時候，我們有意的囑咐自己，現在觀察吧；現在體驗吧，這就把心思分到旁的方面去，即使能有所得，恐怕也不會多益，不會深至。

這樣想來，所謂怎麼怎麼，大致只是我們研究文學家，看他們何以成功，歸結出來的若干項目。而文學家自己，雖然確曾這樣那樣做過來，却未必條分縷析的意識着，他們只是在生活的大路上邁步前進，不斷的求其充實。在研究他人的時候，條分縷析誠然是一種方便。可是在自己實踐的時候，條分縷析不免會把生活弄得支離破碎，不成個渾然的整體。並且，該確立人生觀與世界觀，該多方面觀察多方面體驗，等等，都一說就明白，並非難懂，但也並非究竟。究竟在於真能確立，真能觀察，真能體驗。這些都傳授不來，都不是外鑠的事情，都得從各人整個的生活出發。生活到某種地步，自然有某種的人生觀與世界觀，自然能作某種程度的觀察與體驗。且不說文學修養吧，就說生活修養，聽人家說了一大套，該怎麼怎麼，對於我們的生活到底有多少益處？與生活充實的人交接，讀生活充實的人的傳記，比較聽「生活修養談」是好得多了，因為這不是如識的授受，而是實踐的感染。但是也只限於感染而止，我們的生活不能也充實起來，還得看我們自己。我們雖然生在大羣中間，對於各自的生活却只有冥心孤往，獨力潛

修。人家的充實不就是我的充實，我要充實，人家就不了忙。

這豈不是文學修養幾乎無可談了嗎？依我的淺見，實在有些無可談。就是探到源頭，不談文學修養而談生活修養，也還是無可談。可談的只是些迹象，只是些節目，而精神與總綱在乎各人自求得之。自求得之也未必談得來，因為生活就是生活，本來不是談的事兒。

以畫爲喻

咱們畫圖，有時候爲的實用。編撰關於動物植物的書籍，要讓讀者明白動物植物外面的形能跟內部的構造，就得畫種種動物植物的圖。修建一所房屋或者佈置一個花園，要讓住在別地的朋友知道房屋是怎麼個樣子，花園是怎麼個光景，就得畫關於這所房屋這個花園的圖。這類的圖，其繪畫，動機都在實用。讀者看了，明白了，住在別地的朋友看了，知道了，就完成了他的功能。

這類的圖決不能隨便亂畫。首先須把要畫的東西看得明白，認得確切。譬如畫貓罷，他的耳朵怎麼樣，他的眼睛怎麼樣，你如果沒有看得明白，認得確切，怎麼能下手？隨便畫上豬的耳朵，馬的眼睛，那是個怪東西，決不是貓；人家看了那怪東西的圖，決不能明白貓是怎樣的動物。所以，必畫貓先得認清貓。其次，還得練成熟習的手腕，心裏想畫貓，手上就畫得成一隻貓。像貓這種動物，

咱們中間誰還沒有認清？可是咱們不能個個人都畫得成一隻貓；其所以畫不成，就因為熟習的手腕沒有練成。明知道貓的耳朵是怎樣的，眼睛是怎樣的，可是手不應心，畫出來同跟知道的不相一致，這就成貓的耳朵馬的眼睛，或者什麼也不像了。所以，要畫貓又得練成從心所欲的手段。

咱們畫圖，有時候並不為實用。看見一個鄉下老頭兒，覺得他的軀幹，他的面部的器官，他的蓬鬆的頭髮跟鬍子，線條都非常之美，配合起來是一個美的和諧，咱們要把那美的和諧表現出來，就動手畫那個鄉下老頭兒的像。走到一處地方，看見三棵老柏樹，那高高向上的氣派，那倔強矯健的姿態，那蒼然高然的顏色，都彷彿是一種超然不羣的人格象徵；咱們要把這一點應與表現出來，就動手畫那三棵老柏樹的圖。這類的圖，其繪畫的動機不為實用，可以說無所為。但也可以說有所為，為的是表出咱們所見到的一點東西，從鄉下老頭兒跟三棵老柏樹所見到的一點東西——就是「美的和諧」跟「彷彿是一種超然不羣的人格的象徵」。

這類的圖也不能隨便亂畫。第一，見到須是真切的見到。人家說那個鄉下老頭兒很美，你自己不加辨認，也就跟着說那個鄉下老頭兒很美，這就不是真切的見到。人家都畫柏樹，以為柏樹的挺拔之概值得畫，你就跟有人家畫柏樹，以為柏樹的挺拔之概值得畫，這就不是真切的見到。見到不真切，實際就是無所見；無所見而也要畫，結果只畫了個鄉下老頭兒，畫不出那「美的和諧」來；只畫了三棵老柏樹，畫不出那「彷彿是一種超然不羣的人格象徵」來。必須要把整個的心跟事物相對，又把整個的心深人事物之中，不僅見識其表面，並且透達其精蘊，才能夠真切的見到些什麼。有了這種真切的見到，咱們的圖才有了根本，才真個值得動起手來。第二，咱們的圖既以咱們所見到的一點東西為根本，就跟前一類的圖有了不同之處；這一類的圖只須見什麼畫什麼，非得準確就算盡了能事；這一類的圖為要表出咱們所見到的一點東西，就得以此為中心，對材料加一番選擇取舍的工夫；這種工夫如果做得不到家，那麼，雖然確有見到，也還不成一幅好圖。那老頭兒的一把鬍子，工細的畫來，不如粗粗的幾筆來得好；那三棵老柏樹

交結着的樞紐，照樣的畫來，不如刪去了來得好；這樣的考慮就是所謂選擇取舍的工夫。做這種工夫有個標準，有個尺度，就是咱們所見到的一點東西。跟這一點東西沒有關係的，完全不要；足以表出這一點東西的，不容放棄；有時爲了要增加表出的效果，還得以意創造。而這種工夫的到家不到家，關係於所見的真切不真切；所見愈真切，選擇取舍有把握，有時幾乎可以到無所容心的境界。

第三，跟前邊說的一樣，得練成熟習的手腕。所見在心，表出在手腕，手腕不熟習，根本就畫不成圖，更不用說好圖。這個很明白，無須多說。

以上兩類圖，次序有先後，程度有淺深。如果畫一件東西不會畫得像，畫得準確，怎麼能在一幅畫中表出咱們所見到的一點東西？必須能畫前一類圖，才可以畫後一類圖。這就是次序有先後。前一類圖只憑外界的事物，認得清楚，手腕又熟，就成。後一類圖也憑外界的事物，可是根本卻是咱們內心之所見；憑這一點，他才成爲藝術。這就是程度有淺深。這兩類圖咱們都要畫，看動機如何而定。咱們要記載物象，就畫前一類圖；咱們要表出感興，就畫後一類圖。

我的題目「以畫爲喻」，就是說借圖畫的情形，來比喻文字。前一類圖好比普通文字，後一類圖好比文藝。普通文字跟文藝，咱們都要寫，看動機如何而定。爲應付實際需要，咱們得寫普通文字；如果咱們有感興，有真切的見到，就得寫文藝。普通文字跟文藝次序有先後，寫不來普通文字的人決寫不成文藝；文藝跟普通文字原來是同類的東西，不過多了一點兒咱們內心之所見。至於熟習的手腕，兩方面同樣重要；手腕不熟，普通文字跟文藝都寫不好。手腕要怎樣才算熟？要讓手跟心相應，自由驅遣語言文字，想寫個什麼，筆下就寫得出個什麼，這才算是熟。我的話卽此爲止。

能讀的作品

在「藝壇」第十九二十兩號，見着袁俊先生所作「好望號」譯本序文，知道這個譯本的單行本快要出版了，非常高興。這個譯本分期登載在「文史雜誌」，我們是從「文史雜誌」上讀的。這兒說我們，包括我跟我裏的幾個人。收到了些新出版的書籍雜誌，白天沒空看，到夜間，幾個人坐在一塊兒，挑定一篇由小孩子讀；讀過一遍，大家就跟自己看過那篇一樣。讀的時候不容馬虎，要按照語言的聲調，要傳出情緒的強弱緩急；讀不得勁，不傳神，寧可耐着性兒，回上去重讀。這樣的讀過了袁俊先生改譯的「好望號」，我們覺得這個劇本好，值得勸人讀，而且值得演。原作者自然大可欽佩，可是，把這個劇本化為我國的語言，精鍊純粹的語言，是袁俊先生的功績。

在這兒我不是要說這篇「好望號」，我只從這個譯本想起了些小意思，現在想

說說。如今咱們的文藝，就語言文字方面說，似乎可以分作兩大類。一類是看得又讀得的，一類是只能看不能讀的。比較起分量來，前一類少得多。用文字寫的文藝，眼睛看時認得清一個個的字，嘴念時發得出一個個的音，怎麼會有只能看不能讀的？原來我所說的讀不是念出音來就算，我所說的讀要透出語言的節奏跟情趣。這樣的讀，必須文字本身是活生生的語言才行。如果文字本身是生打硬造的語言，是有骨格沒血肉的語言，憑你讀的人怎樣盡心體會，也不能把他讀成活生生的語言；你讀下去總覺着這不像個語言，不如索性住嘴，單憑眼睛看下去了事。這就是所謂只能看不能讀。

旁的文字且不說，在文藝，能讀是個重要條件，我想。讀者不一定為讀給旁人聽，自己輕輕讀下去，宛如聽作者在傾吐他的思想情感，比較僅僅的看，感入更深。文字只能看不能讀，讀者就得不到這種享受。

「白話文」這個名詞似乎出了些毛病。我一向寫些東西就是「白話文」，卻搬不上口，現在看看，覺得難受。選擇語言，提煉語言，但決不可脫離語言；在文

藝作者，這是必須努力的。語言文字的研求，好像只是形式方面的事兒，其實不然，追究到根柢，就知道這牽涉到作者的整個生活。

我見識很狹窄，事實限制，不能廣遍的閱讀現代的作品。就我所知，如老舍，曹禺，朱自清，李健吾，姚雪垠，沙汀，諸位先生的著作，魯俊，呂叔湘，潘家洵，諸位先生的譯品，都是石得又讀得的。現在寫在這兒，請讀者印證。

擴大白話文字的地盤

白話文字推行了二十幾年，在文藝的各部門裏最見順利，寫作些什麼，誰都用白話。雖然還有些人吟詩填詞，在「雅集」的時候分韻和韻，只不過是小圈子裏的「風雅」勾當，跟一般社會可以說沒有多大關係。其次，雜誌文字大多用白話，報紙的社論跟通信也是白話居多，文言少見，這個現象也可喜。在目前，白話文字不再是少數人提倡的新鮮花樣，它已經跟多數人的日常生活糾結在一塊兒了。

可是有人說過，白話文字要在現代中國立定堅實的根基，必須佔領了所有文書的地盤才行。必須使大家眼睛看到的文字，凡是現代人寫的，敘述現代的事物，沒有一篇不是白話，白話文字這才跟現代人的日常生活真的糾結在一塊兒。這個說法假如不錯，就覺得推行還得加緊。公文書，團體函啓，各業廣告，以及報紙上的電訊跟記事，現在還是用文言的多，用白話的少。白話文字應當趕緊佔

傾這些個地盤。

我們要推行白話文字，第一，爲它通俗易懂，一般人都能了解。第二，它適切現代人的思想情感，在發表的人跟領受的人之間，不致因文字上的阻障，發生彼此不相應的弊病。這些都是早年就反覆說過了的話，不必再談。還有一點，語言文字決不像是純形式的東西，某種形式裝不進某種內容，某種形式帶來了某種內容，是常見的事兒。就文字說，因爲現在生活內容的改變，日用語言逐漸的精密化了，只有照語言寫下來，才可以不折不扣。你如果勉強寫文言，就得打折扣，不然就不成其爲文言。這就是說，你決意寫文言，跟着就會來一套文言的腔拍，這東西繞着你回筆尖，揮之不去，結果是或多或少轉變了你原來的意旨。在這篇短短的文字裏，不便舉出些實例。想來留心語文的朋友一定有同樣的感覺，也不必舉什麼實例。總之，就寫作的人方面說，照寫語言是唯一的途徑。關心語言前途的人應該鼓勵所有寫作的人一齊趕上這條途徑。

我常常想，我們寫些文字發表出去，談些什麼固然對人家有影響，同時用什

麼文體也有教育人家的作用。我們既然認定白話文字是寫作的唯一文體，就得隨時隨地使用白話，發表一回就是一回教育。這樣存心的人多起來，風氣就會造成，白話文字的地盤就會比現在廣大得多。

公文告恐怕暫時還不會改用白話。這跟「官僚政治」「公文行政」有關係。在「官僚政治」「公文行政」之下，文言是極適用的文體。團體函啓應該可以改，只要那團體的人想到了這其間的教育作用。前些時候重慶許多朋友聯名發表文書，請求廢除圖書審查制度，寫的文言。我看了覺得朋友們未免疏忽了些，在這種場合是尤其需要寫白話的。廣告文字，旁的行業且不說，至少書業界的書籍廣告應該寫白話。書業界不是老把促進文化的話掛在口頭嗎？至於報紙，現在重慶有一種報紙已經通體用白話，這是個大進步，旁的報紙可以仿效。通訊社發稿，訪事員撰稿，其實也並沒有不能用白話的道理。他們用了白話，報館裏就省事得多，不必做那「文翻白」的無聊工作了。

我們希望，第一，白話文字的地盤儘量推廣；不限於文藝，不限於著述，不

限於報紙雜誌的部分，凡是宜露在公衆面前的文字都用白話。其次，希望大家努力追求寫出純粹的白話，不要「文翻白」，不要把文言腔拍作骨幹，換上些的了嗎呢，需要活生生的上口的語言，有這些人在這樣樣說的語言。有人說，目前寫文字應該從大衆學習，這個話極有道理。從大衆學習就是從各地方各種人的口頭學習。各地方各種人用語言表達他們的意思跟情感，有粗粕也有精華。寫作的人鑒別過後，取其精華，用進文字裏去，那文字就見得血肉豐盈。又純粹又豐盈的白話文字似乎還不多見，我們大家應該在這方面努力。

讀「虹」

近來看了三種翻譯小說，美國斯坦培克的「月亮下去了」，蘇聯巴甫林科的「復仇的火燄」，波蘭瓦布列夫斯卡的「虹」，都是這一次大戰中的作品，都以淪陷區人民跟反路者堅強鬥爭為題材。三種中間，「虹」的規模最大，尤其可以鼓舞人心；本身是藝術品而不是宣傳品，也與其他兩種相同。現在約略談談，供給預備找書看的人作參考。

作者瓦希列夫斯卡女士生於一九零五年，今年才四十歲。她的父母是參加社會活動的分子，她從小接近農民，理解農民的生活，這影響到她後來的行動跟寫作。一九二七年她在大學畢了業，就當教員；由於她的自由思想跟參加工人運動，屢次遭到解聘，她改換路子往工廠作工，可是也同樣的碰了釘子。於是她到華沙，找到一點編輯的工作；同時仍舊幹她的社會活動。一九三九年秋天歐洲大戰爆發，波蘭隨即成了焦土，她步行了六百公里，到達蘇聯。蘇聯人民熱烈的歡

迎她，舉她為參加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自從德軍大舉侵蘇，她就執筆從戎，擔任從軍記者以及軍中文化工作，直到如今。

她很早就開始寫作，她把寫作看作社會活動的一部分，也就是她鬥爭生活的一部分。除了論文，小品，短篇小說而外，她寫了長篇「日子的面貌」，「祖國」，「大地在苦難中」，「池沼上的火簇」，兒童小說「楊柳樹和人行道」，「頂樓」，劇本「巴爾杜什·戈洛瓦次基」。前年寫了這部「虹」，蘇聯批評界認為「蘇聯文壇上的重大收穫」。譯本出於曹靖華先生之手，去年十月間出版，由重慶新知書店經售。

「虹」的故事發生在烏克蘭的一個村子裏。德國人打來了，佔領了那村子，村裏的少壯男子走空了，都去加入紅軍跟游擊隊，抵抗敵人，留下的只是些婦孺老弱。雖是婦孺老弱，可沒有被征服，心裏充滿着憎恨與期望，憎恨那些殘暴的敵兵，期望總有一天會到來的自家軍隊。全書開頭的時候，一個老太婆叫做費多霞的往山谷裏看她兒子的屍體。她兒子是戰死的，屍體躺在那兒一個月了，德國人

不讓埋葬。她只能時時溜過去看一會兒。她回到家裏，佔在她家裏住着的總司上尉顧爾泰的姘婦還沒有起牀，顧爾泰跟姘婦談了些話，就上他的臨時辦公室去。他審一個叫做娥琳娜的女子。娥琳娜當過游擊隊，現在爲了懷孕將要分娩。她回村子裏來，却被抓住了。顧爾泰要她說出游擊隊的種種情形。她只回報他開沈默。審問了四點鐘毫無頭緒，便把她拘留在敵棚裏，叫她交凍。夜間，對她解衣身體在廣場上跑，兵士跟在後頭，步槍的刺刀抵住她。她步子一停，刺刀就刺到脊上刺。這個景象，每一家的窗子後邊都有眼睛在看，看見的都加強了心頭的憎恨。後來娥琳娜被送回拘留處，她聽見外面有悄悄的脚步聲。原來是鄰家的孩子米什迦給她送麵包來的。但是麵包沒有到她手裏，衛兵一槍，就把米什迦打死了，屍首扔在道旁的渠裏。事務長出來查問，再去看屍首，却不見了。屍首是米什迦的母親瑪柳琪偷偷的背回去的，她把他埋在家裏的門洞裏。

第二天，漢好式的村長賈波里來見顧爾泰，顧爾泰要他徵集村中的糧食，要他查出給娥琳娜送麵包的小孩子是誰。村中有三百家人家，把可以吃的東西都藏

起來了，使德軍感到威脅。顧爾泰限他四天工夫，必須把事情辦妥。他於是召集村人開會，囑咐他們按期繳納攤派的糧食。又宣布說，爲要保證收到糧食，並且查出偷去小犯人的屍首的惡徒，扣留村人五名，作爲「人質」。如果三天沒有影響，就得把「人質」絞死。這五個「人質」，一個是叫做葉度车的孤老頭子，一個是叫做白雲秋的一年輕姑娘，一個是叫做鄂斯普的農人，一個是瑪柳琪的鄰家婦人瑪麗亞，一個是曾被德軍姦污並且覺着懷了孕的瑪蘭姑娘。瑪柳琪見自己的行動害了人家，想到德國軍官那兒去自首，可是讓鄂斯普的女人擋住了，她教她沈着一點。五個「人質」關在一間房間裏，鄂斯普最安定，躺在地上就睡着了。其餘四個都不安定，瑪蘭姑娘尤其痛苦。她苦苦的想起污辱她的三副嘴臉，她恨恨的記着肚子裏發育起來的敵人的種子。一邊嫉妬地分娩了，自己咬斷臍帶，用頭巾的斷了的種子紮起來。生下的是個兒子，她活了四十歲生下的第一個兒子。她的丈夫在前線陣亡了。衛兵把她的衣服蓋了她，她就將嬰兒包裹起來。顧爾泰於是重行審問她，教她在兩者之間選擇，或是把游擊隊的詳情說出來，或是犧牲那新生嬰

兒的命。她仍舊不說什麼，新生嬰兒就在顧爾秦的手槍下喪了命。她自己也被送到冰凍的河流的裂口處，推往冰底下去了。

夜間，費多霞聽見有人在屋外呼喚她，認出是三個紅軍士兵，探聽村中德軍的實情來的。費多霞一一告訴了他們，並且叮囑他們趕快到來。她懷着秘密的興奮，知道期望了一個月的事兒，現在就要實現了。就在這一夜，村長賈波里跟德軍事務長計算應收的糧食。算完之後，他一個兒回去，却給人抓住了。抓住他是幾個男女村民。他們按照法庭的方式審判他，處他死刑，把他絞死了，投到院子裏的一口枯井裏。第二天，顧爾秦見村民還是不把糧食送來，找村長又不知下落，正在懊惱的當兒，一架飛機飛來了，翼上繪着紅星，是蘇聯的。全村的女人都跑出來，歡呼，揮手。顧爾秦拔出手槍來射擊，才把滿街的人趕回屋裏。

德軍押解俘虜經過村中。那些俘虜是紅軍，被折磨得委頓不堪，有些受了傷，渾身是血。街上又聚滿了人。一個俘虜說出「我們一個禮拜沒有吃東西了」，一些女人就把包子跟麵包塊塞到他們手裏，但是讓德軍阻住了。兩個俘虜想拾

取掉在地上的食物，德軍開槍，把他們打死。瑪柳琪就主張把食物放在前邊的大路上，也許同胞們可以拾起一些，不讓德國人看見。這個工作可以由一些孩子去幹。孩子們立刻走散了。瑪柳琪的小兒子沙夏也幹這工作，他跟幾個孩子在雪埋的野間前進，非常艱難，最後他趕到其他的孩子的前頭。但是到望得見大路的時候，俘虜的行列已經走到大路上；他耽誤了兩三分鐘。他又懷恨又寒冷，幾乎僵了。他媽媽瑪柳琪趕來找着他，把他抱回家。

夜間，紅軍來襲擊村子了。中尉夏洛夫帶着部下到費多霞家，想把新爾泰在夢中捕住，但是新爾泰沒有回來住，就把他的姘婦結果了。其時村中各處都起了槍聲。一會兒，德軍的大炮響下來了。於是圍攻新爾泰的司令部，司令部的房子比較堅固，防禦的火力也強，不容易攻進去。同時一個叫做白麗華的女人招邀紅軍士兵，請他們到她家去，說她裏住着六個德國兵。他們去了，遇到了抵抗。白麗華說這樣跟德兵對打不行，該把房子燒了。紅軍士兵不肯依她，因為屋裏留着她的嬰兒。於是兩個士兵受了傷。最後他們從屋頂上下去，把德國兵士解決

了。嬰兒還是沒有幸免，大概他在搖籃裏哭，德國兵用槍托把他打死的。散住在民家的德國兵次為解決，只有司令部。直到天亮還沒有攻下。一個叫做謝爾格的把一串手榴彈扔在窗子上，他自己犧牲了，可是房子燒起來了，房子裏的機關槍手也致命了，於是大羣衝上去。嚴禁五個「人質」的那間屋子的門，經了震動倒將下來。五個「人質」跑出來。馬爾赫娘看見一個青年戰鬥員坐在那兒纏腿，他跟前放着一枝德國步槍。她氣喘住那枝槍，她正遇着預備逃走而顧爾泰，一槍托把他打倒。就在這一瞬間，馬爾也中了顧爾泰的槍，打在肚子上，她以為這是幸福。最後她帶着微笑死去了。村子克復了，第一件事是埋葬這回的陣亡者，以及屍身躺在雪地裏一個月，德軍不讓埋葬的那些人。所有死者合葬在一個大坑裏，全村的婦孺老弱都站在周圍，夏洛夫致辭既畢，大家撒土在坑裏，連兩歲的小女孩也撒。第二件事是村人款待紅軍士兵。大家把藏起來的食物拿出來，請他們吃。收拾起臨時的傷兵醫院，一切事務分頭搶着做。戰鬥員中有一個原是外科醫生，這時候他正好貢獻他的技能。忽然有人來請這醫生去接生，他去了，產婦生

了個男孩，她的十七歲的大兒子梅迦·柳紐克就在當天早上跟許多死者埋在大坑裏。梅迦·柳紐克爲要到游擊隊去，讓德國人捉住了，一個月來，屍身一直吊在絞架上。醫生給新生的嬰孩取名威凱多，是勝利者的意思，因爲他恰好在村子克復的日子生的。這時候，沈默了一個月的歌聲又湧了起來，這兒那兒，男的女的，都在熱烈的唱和。第三件事是把德國人留在這兒的痕跡，趕在日落之前一齊抹掉。在街道跟建築物上，儘可能的恢復舊觀，地板上的德國人的血跡，女人們一壁睡着一壁把血洗去。對於生擒的德軍，有些村人跟兵士很想把他們幹了就是，因爲他們不像人樣，不配按常規辦理。可是夏洛夫命令把他們送司令部。夏洛夫隨即從電話裏得到命令，教他開拔前進，村裏將有別的部隊到來守衛。於是村人歡送夏洛夫跟他的部下，直望着他們的背影，到望不見爲止。

以上是這部小說的梗概。凡屬梗概，好比一副骨骼，沒有血，沒有肉，自然感覺不到活氣。要領略作品的一切方面，只有去讀作品本身。不過就前面的梗概看，也可知道這十五萬字以上的篇幅，寫的只是幾天裏的事情，却把村子被佔領

以來一個月間的種種情形織在裏頭，把許多婦孺老弱各各不同而同樣熱愛着祖國的心也織在裏頭。方面很廣，而頭緒並不枝蔓，作者確是結構故事的能手。題名爲「虹」，這兒還得補說一下。天空出現了虹，光芒四射，像座凱旋門。全書敘天色的時候常常提起虹，村民常常望着虹，直到末了，村民送夏洛夫的部隊開走時還提起。虹是勝利的象徵。

作者寫村中人受德軍的虐待，往往用由人推及己的筆法，就是說，某一個人身受的痛苦也就是全村人身受的痛苦。如娥琳娜裸着身體，在雪地裏來回的跑，背後有敵人的槍刺抵着的時候，作者就寫每一家的窗子後邊都有眼睛在看，這些看的人都覺着這不是娥琳娜，而是全村的人裸着身體，在受敵人的恥辱跟壓迫。這種想頭，深深體驗到人我一體，可以說是一切美德的根源。他如鄂斯普的女人不讓瑪柳琪自首（自首了就顯出村人的醜弱，於敵人有利而於村人不利），許多女人小孩給俘虜們吃的東西（雖然俘虜們沒有吃到嘴），都是從人我一體體驗來的。

作者寫村中人看見人家受着最慘酷的待遇，不生憐憫之心，只是默默的看

畜，在心即記着。這並非生性殘忍，實在因為在這樣的場合裏，沒有憐憫的餘地。憐憫的時候，往往把自己跟人家分了開來。我是憐憫人家的痛苦的，至少沒有受着人家那麼深的痛苦，人家被我憐憫，顯然可見是境遇遠不如我的不幸者：這豈不是我跟人家站在兩邊兒嗎？現在既然體驗到我一體，我即人家，人家即我，又何從憐憫？書中寫出這一層意思的，幾乎隨處都是，這兒也就不舉例子。

作者寫村中人歷經人世最慘酷的遭遇，却都不感和喪，也不是委心仕進，趨於冥頑，而是能從遠處大處着眼，知道悲慘境界必然有改變過來的一天。這由於認識得深切，認識自己的同胞，認識一個人與鄉土與國家的密切聯繫，認識在這樣的場合中間，失敗決不會是永久的。試聽那埋葬了大兒子跟着產生小兒子的產婦朝醫生說的話。她說，「沒有梅迦·柳紐克，有坂凱多。咱們的人結實着呢，從地裏長出來的……你砍了一棵梨樹——還沒來得及望一眼的時候，一枝新的樹苗可從地下冒出來了，向太陽伸着……梅迦·柳紐克死了，別的人也死了，可是土地留着的，人民也留着呢……我們也屢次的想着，當我們等到的時候，把人都

要殺光的。可是依然等到了……人民一切都受起了……不，我們的人民啊，德國人是吃不消。」這樣的信念，不是從什麼宣傳文字上看來的，而是從實際生活中領悟出來的。

這兒可以問一問，作者所寫這些人的意念跟情緒，是不是出於虛構，單憑個人的敬佩精神跟愛國思想，漫畫似的描繪出這些人物的幻像來的？我想不然。無所根據而專憑想像，雖不是不可能，但不容易這麼深切，這麼多方面，這是一層。再一層呢，就說想像可以達到這麼深切，這麼多方面，但如果跟實際情形大相逕庭，蘇聯民間並沒有這樣心性的人物，那麼，這就是虛幻的小說，寫他有什麼意義？作者要寫這部小說，而且能寫得這樣好，正因為蘇聯民間的確確有這樣心性的人物。關於這一點，作者自己也說明了。她說：「在我描寫這些女英雄的時候，我不藉助於任何想像，差不多每一個人物，都是從真實生活中描繪出來的。」

作者說描寫，說描繪，好像她的能事只在手法上。其實不然。描寫描繪之前

還有鑑識，鑑識又決定於生活體驗跟思想途徑等等，概括的說，就是作者的哲學。憑着作者的哲學，把真實生活中種種材料加以提煉，取其精英，這是鑑識的功夫。又把這精英構成意境，塑造人物，這是表現的功夫。出色的作品大致是這樣來的，而通常說起來，這些功夫都包括在描寫或描繪之內。這部小說的作者從蘇聯民間體會出前面說過的一些心性上的特點，她就讓這些特點像血脈似的貫通在全書裏，她的書雖是小說（小說照例是虛構的），却比一般的實錄還要真實，這是超於形跡的真實。在民間呢，人們雖具有心性上的特點，可不一定人人自覺這些特點，讀了作者這部書，再復按自己的真實生活，就誰都自覺了。這自覺必然加強了激憤精神跟愛國思想。文學作品之可貴就在於此，從現實中扶出真實的東西來，讓大家意識到，一同往更高深的生活境界走去。

構成意境跟塑造人物，可以說是小說的必要手段。意境不僅指一種深美的情旨，同時還要配合一個活生生的場面，使那情旨化爲可以感覺的。這部書寫村人的堅強不撓，對於鄉土國家的愛，都安排在富於戲劇性的場面裏，看前面的梗概

就約略可以知道。試想那娥琳娜，在監禁之中生下第一個兒子，而且是遺腹子，却當天把他犧牲了。她並非不愛她新生的兒子，可是她也愛在森林裏的好多好多兒子（指曾經跟她在一塊兒的游擊隊），爲了保障他們的安全，期望他們的成功，寧肯犧牲新生的兒子。這樣的場面，誰都會在感動之外受到更多的影響的。他如費多霞去看兒子屍體的場面，瑪柳琪取回米什迦屍體來埋葬的場面，「人質」被關在屋子裏談話默想的場面，女人孩子給俘虜們送食物的場面，以及村子克復以後村人埋葬死者恢復舊觀的場面，用老話來說，都達到情景交融的地步。

至於塑造人物，要求的是恰如其分，就是說，此人內而外面的生活是怎樣，他就想怎樣的念頭，說怎樣的語言，作怎樣的行動。把操住這些，人物才是立體的，生動的。這部書寫人物，跟其他好小說一樣，大多寫得恰如其分。就像前面引用過的產婦朝醫生說的一段話，話中說及砍了梨樹樹苗立刻冒出來，說及土地跟人民留着就不愁什麼，這正描繪出一個真正的農婦。又如寫瑪柳琪在會場中聽見爲了孩子送麵包的事扣留「人質」，心裏一動，後來總覺得對不起人家，就把想

去自首的意思告訴鄂斯普的女人。試設身處地想想，這樣的心理過程是自然的，真切的。可是鄂斯普的女人給他解釋，五個「人質」不是因為你！是因為我們的苦痛被押的，是因為我們的不幸，因為戰爭，因為德國的狗面子被押的！」這比較讓抱歉心情困住了的瑪柳琪想得闊大，然而也入情入理，並不是什麼超乎常人的英雄氣概。又如寫那個馬蘭姑娘，她跟其他四個人同命運，被扣作「人質」，可是她自覺比誰都不如，無論死了的或活着的，因為事實已經注定，她肚子裏藏人的種子在發育起來。她認為她的仇無論如何報不了，她甚至對於同難的人抱着憎厭的態度。這樣的一個人物，讓她一槍托打倒顧爾泰，真是再合式也沒有的。

單有情旨，而不能構成好的意境，不能描繪出立體的生動的人物。雖然名為小說，實際只是「記敘體的論說文」。把情旨融和在意境跟人物描寫裏，透澈而圓足，才是名副其實的小說，才是藝術品。

這部書隨處流盪着詩趣。本來，詩不限於花啊月啊戀愛啊哀傷啊那一套。凡說及事物或情思，在本質上同時在形式上具有一種內在的韻律，比較一般散文性

的東西更爲深美，都可以說是詩，廣義的詩。現在摘錄幾節富有詩趣的文字在這兒。以下是費多霞去看她兒子的屍體。

那女人謹慎小心的伸着手，照死者的肩上摸了一下，覺到小褂的粗呢和牠下邊的凝然不動的石一般的屍體。

【好兒子……】

她沒有哭。乾巴巴的眼睛望着，看着，感受着這一切，感受着兒子的黑鐵似的面孔。感受着太陽穴上的小孔，脫落的腳掌和那表現着臨死痛苦的唯一的現象——那好像彎爪似的凍硬的插入到雪中的手指。

女人把被風吹來的向後攔着的黑髮上的雪，輕輕的抖擻了一下。一縷黑髮落在額頭上。她不敢去動牠——那一縷頭髮貼到傷口上，長到傷口上，被血黏到那兒。

自從她來到這兒的時候起，她每次都想把這一縷頭髮揭開去。可是她不敢動牠，不敢動牠，好像這可以令死者發痛，可以刺激他的傷痕似的。「好

兒子……」

焦乾的嘴唇，機械的低語着這唯一的一個字，彷彿他可以聽見似的，彷彿他可以睜開那重重的黑睫毛，用那親人的灰眼睛看一眼似的。

以下是緊接在「人質」們談話之後的文字。

人們在家裏都沒有睡。一切人都聽着葉度牟所說的那件事——死神在村子裏徘徊着。牠好像白色的旋渦似的，在路上捲着，成了旋風，在茅屋頂上飛過去，好像白色的幽靈似的，衝入到牆縫裏，亂翻着草房頂，無情的搖撼着道旁的德國人尚未砍去的最後的菩提樹。牠的冰一般的胸膛，撲到地上，用有力的翅膀擒着牠。

在那兒的下邊，在山谷裏，陣亡的人在躺着。死神滾着雪，掩蓋着他們的殘片。牠帶着噓聲，把每天母親用心意的拭乾淨了的華西里的黑臉，用雪蓋着。把一月前在村子附近陣亡的紅軍戰士的屍體，雪塚似的埋起來。在這兒，在山谷裏，是牠的天下，在這兒，在山谷裏，凌亂的躺着已經凍成木石

的死人。

死神在搖晃着曾經想去當游擊隊的絞首架上的柳紐克的屍首。這屍首成了黑的，成了石頭一般的了。繩子在吱吱的響着。當風更有力的搖着遺骸的時候，被絞死者的腿碰到柱子上，就發出一聲低低的磅硬的聲音。

死神好像呼嘯的旋風似的，在做棚的門口撲着，娥琳娜在那兒的乾草上生着孩子。死神在等着自己的班次，用沙嗓子哈哈大笑，從村子上飛過去。人們都聽見了牠。人們都在家裏沒有睡。他們都凝然不動的躺在家裏被窩裏，眼巴巴的瞪着頂棚。他們在黑暗裏聽見呼嘯着的德國的死神。牠，這德國的死神高興着，哈哈大笑，磨着爪。牠期待着豐富的收穫。這不僅是槍殺在山谷裏的楚柏克，吊在德國絞首架上的柳紐克，這是懸在一切人的頭上門德國的絞首架，這是對準着一切人的心口的黑魘魘的步槍口。

以下是村子克復後像蘇醒過來似的景象。

遍村都是說話聲。後院裏，不管他嚴寒也吧，姑娘們都在唱着。男人的

聲音，也跟她們唱起來。歌聲在冰冷的空中，在萬里無雲的青空裏，在風平浪靜的青空裏徘徊着。歌聲好像雲雀似的，衝入到雲霄裏，這就彷彿爲了獎賞這整整一月來壽衣似的蒙到這村子上的沈默。

討厭的人兒呵，向右側身的躺着。

我怕去驚擾他呵……

姑娘們拉着高大的聲音唱着。紅軍士兵們有力的聲音附和着她們。

好多好多年以來，村子都習慣於歌唱了。牠用歌唱來歡迎朝霞，用歌唱來送別黃昏，用歌唱來預備就寢。嘹亮的歌聲，幫助了收穫麥子，幫助了收拾芳香的乾草，幫助了兒童們牧牛，幫助了女人們刈穀。姑娘們在歌聲裏出嫁，用歌來葬埋死者。那些歌也有哀怨的——以前的，比路旁的菩提樹還老的歌，——也有愉快的新歌，從剛才的體驗裏產生的新歌。人們習慣了把歌同生活聯繫起來，把生活同歌聯繫起來。

嘴巴都沈默了整整一個月了，整整一個月來，一次也沒有出聲了，在這

兒，歌聲一次也不會響過了。房舍都沈默着，道路都沈默着，花園都沈默着。

可是現在又可以唱起來了。於是姑娘們唱得全村都聽見了，唱得遠遠的白茫茫的平原都聽見了，都唱着親切的從心坎裏迸發出來的歌。一個歌兒一個歌兒的唱着。到處都是歌聲：在山谷上，在大路旁，在廣場上，在跛子亞力山大爬到梯子上，釘着一塊大招牌「鄉村蘇維埃」的前邊，到處都是歌聲……

故事梗概與文字片段，看了總不過是啓牖一榫。希望從這兒對這部書發生了興趣，直接去讀曹先生的譯本。在種種意義上，這部書都是值得讀的。

除了「虹」，作者的著作譯過來的還有兩種。一種是「泥淖上的烈燄」，就是「池沼上的火燄」，蘇橋先生翻譯，桂林建文書店印行。一種是「被束縛的土地」，就是「大地在苦難中」，穆俊先生翻譯，香港海燕書店印行。

讀「石榴樹」

這本短篇集原名「我叫阿刺木」，「石榴樹」是十四篇中的一篇。叔湘先生起初譯了三篇，讓我看見了，彷彿嘗了一種新鮮的異味，愛不忍釋，就慫恿他全譯，由開明書店出版。

就一般說，小說得有個故事，故事又得有個叫做「頂點」的部分，藉以震盪讀者的情緒，收攝讀者的注意。這本短篇集自然也每篇說個故事，可是都平淡之極，無非阿刺木這個孩子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節目——阿刺木跟他的堂兄偷了人家一匹馬來騎一陣啊，阿刺木陪着他的叔叔到罕福那個地方去了一趟啊，阿刺木陪着另一位叔叔在荒漠之中種石榴樹失敗了啊，就只是這些。若說「頂點」，雖不能說完全沒有，至少有的篇數不多：往往依着故事的順序這麼敘述下來，敘述完了也就完篇。作者威廉·索洛廷大概是不大管「小說作法」那一套的，

文藝的根源在觀感，沒有觀感，何從着筆？同樣是觀感，程度上又有差別，勉強區分了說，就是有精粗深淺之不同。觀感精而深，一切都在胸中安排停當，寫出便是好文章；人家說起來，這便是不假思索下筆成章的作者。觀感粗而淺，在下筆的當兒，還得補作揣摩考慮的功夫，就不得不執筆躊躇；人家說起來，這便是苦心經營煞費推敲的作者。索洛延該屬於前一類，因為他「能一天寫三個短篇連寫一星期」，而東西又寫得那麼好。

用畫來比，他的東西猶如簡筆畫，一條多餘的線條都沒有，不用說無關緊要的一搭一塊了。畫在上面的幾筆可真不馬虎，看起來好像也只是隨隨便便的，骨子裏却鈎勒得極有分寸；因而筆筆傳神。空口無憑，請舉幾個例子。

我跳下牀，朝窗戶外邊一看。

我簡直信不過我的一雙眼睛。

天還沒有大亮，可是那時正是夏天，已有熹微的晨光；足夠讓我知道我不是在那兒做夢。

我的堂兄摩刺德騎在一匹漂亮的白馬背上。

「漂亮的白馬」

這兒沒有「歡喜」「高興」這一類的語句，可是阿刺木當時出乎意外的興奮心情，幾乎讓咱們分享了。

老太爺聽到這裏，就要敲敲他的兒子們的腦袋，他們又敲敲他們的兒子們的腦袋，他們的兒子們就你推推我，我推推你，婦人們就圍下裏看看，於是總數有三十七或三十八的伽洛格蘭一家人同時站起，走了出去。

「演說家」

阿刺木的老祖父不耐煩聽人說話，他把集會中的發言人當作傻瓜看待；有些發言人知道這一層，有時故意諷刺他幾句；這兒所引的就是被述他聽見了諷刺話以後的情形。你看，男女老少一家人離開集會時的神態，豈不叫咱們宛然如見；可是話又怎麼質棧？

表一聲兒不言語，一個猛子扎了進去。摩刺德一聲兒不言語也鑽進去。

潑刺潑刺兩聲之間那一兩秒鐘倒像是冬夜的夢裏的長長的日子，因為我不但害怕，而且冷極，帶了一肚子說不出的話，我也鑽了進去。

三秒鐘之後，我只聽見裘在叫喚，摩刺德在叫喚，我自己已在叫喚。原來我們三個人全都鑽進了泥巴，兩隻手陷在裏頭，直到胳膊肘兒好容易拉了出來，浮上水面，這一個不知道那兩個怎麼樣，那一個不知道這兩個怎麼樣。我們三個人站在那又冷又鬧的水裏，泥巴沒到膝蓋。

「三個測水的和一個掌櫃的」

這是說三個孩子在四月裏去測水的情形。那動作的順序跟因果，動作當時的心情跟感覺，都用普普通通的話傳達出來。例子不再多舉，我只要說，在日常事物之間，人人可以得到精深的觀感，得到了，可是不自覺，或者濾得不淨，精深的跟粗淺的混在一塊，那沒有辦法，否則這些觀感就是詩料，老老實實用文字寫出來就是詩；五言七言還是雜言，轉韻一韻到底還是不用韻，例都是次要的問題。我覺得以下舉的三個例子都是詩，這本集子裏滿到處可以找到這樣的詩。

又據一般說，小說得寫人物。這本集子可真是寫人物；不是說些關於某人某人的事兒，而是着重在描繪某人某人。像白描畫不用顏色似的，作者不堆砌形容詞，不運用花巧的修詞語句，只是樸素的記敘人物的動作跟語言；就憑這些記敘，他把人物描繪了出來，不僅外貌，並及內心。阿刺木陪他的叔叔到罕羅去，爲的是他的老祖父要他的叔叔做工掙些錢，可是叔叔沒有做工；回家的時候首先看見祖母，祖母問明白了，

「不能讓他爸爸知道，」她說。「我有錢。」

她撩起她的衣服，在她褲子口袋裏掏出一些錢，放在我的手裏。

「他回家的時候，」她說，「把這個錢交給他。」

她對我看，又說，「阿刺木啊。」

「罕羅之行」

看文字算是簡單不過，然而把祖母的心烘托得面面俱到。那個老祖父，從一方面看，自然是個頑固的人物；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他幾乎比所有通達的人還要通

達。他在小學裏聽了他的一個孫子「世界大戰果爲徒勞乎？」的演講，當天晚上對那個孩子說，

「我聽了你的演說。倒還不壞。你說是哪兒打了一回仗，死了幾百萬
人。你證明這一回仗不是白打的。我告訴你，我聽了很高興。像這樣博大這
樣漂亮的話，是應該出於十一歲的孩子之口——出於相信他自己說的話的人
之口。可是我告訴你，要是出於大人之口，這句話就太荒唐，我就受不了
了。你只管幹你的，從書本上研究世界上的事兒，我相信只要你用功，只要
你的眼睛禁得住，趕你活到六七十歲的時候，你就會明白你今天用這麼流利
漂亮的美國話這麼深信不疑的說出來的這句話是句荒唐萬分的話。你雖則跟
咱們家裏大大小小的人全都兩樣些，我也還是愛你，喜歡有你這個孩子。你
們大家都可以去了，我要睡了。我不是十一歲。我六十七了。」

「演說家」

這段話傳出老祖父的識見，妙在連他的神態也傳了出來。出於十一歲的孩子之

口，聽聽還可以。可是，「我不是十一歲。我六十七了。」依據識見不能不聽他聽見的是高分荒唐的話。要是說作者借這個老頭兒的口吻，諷刺那些「相信他自己說的話的人」也未嘗不可；不過不這麼看，單認爲老頭兒直抒胸臆，咱們也就如遇見了一個通達之極的老人。（話中提及「美國話」，原來阿刺木一家是亞美尼亞人移住美國的。）

作者描繪阿刺木的堂弟阿刺克，

我的堂弟阿刺克小我一歲半，圓圓的臉，黑黑的皮色，舉止是異乎尋常的優雅。他並不是有意做作。他是天生的優雅，正如我是天生的笨拙。學堂裏有什麼事牽累到他，他只微微一笑，露出他雪白的牙齒，就能叫我們的級任老師達美尼小姐的鐵石心腸雪一樣的融化，他就安然無事。

這個阿刺克在黑板上寫了一首詩，說達美尼小姐愛上了校長德林格先生。查問的結果，阿刺木受冤枉，吃了校長一頓打，回到教室，却見

我的堂弟阿刺克靜靜的坐在那兒欣賞阿麗思波娃的黃金色頭髮。

第二天又是一首詩寫在黑板上了，阿刺木認出是阿刺克的筆跡跟作風，他知道這又將牽累到自己，就用亞美尼亞話罵阿刺克，可是阿刺克，

他只裝沒聽見。

果然達芙尼小姐又找阿刺木的麻煩了。阿刺木恨極了阿刺克，轉過身來拿他，

他裝作清白，也不抵抗。可是他身段輕便，閃過一邊，我撲了個空，反倒跌在地下，讓達芙尼小姐趕上。

「情詩」

就只前面引的幾句話，這個乖巧調皮的孩子阿刺克已經如在目前。

作者描繪阿刺木一個叔叔的舅舅，他把一些全不切近實際的旅行經驗教給叔叔，叔叔回來的時候，依禮貌只好說爲了依了他的話，一路沒出什麼岔子，

老頭兒眼望遠處。

「我很快活，有人因我的經驗而得益，」他說。

「經驗之談」

這個老頭兒的自信與欣慰的情態，單憑這兩行文字，就夠耐人尋味。

作者描繪阿刺木另一個叔叔的一個亞刺伯朋友，說

他的心已如槁木死灰，他的悲哀只用在膝蓋上輕輕彈去一點灰塵來表示，不開口。

又說，

他儘管長着大鬍子，可是人只覺得他的心裏和孩子近，和大人遠。他的眼睛是孩子們的眼睛，可是裝滿了多年的回憶——多年離開他心愛的東西，他的故鄉，他的父親，他的母親，他的弟兄，他的馬，等等。——他不會說美國話，只能說一點兒土耳其話，幾句庫地斯坦話，幾句亞美尼亞話，反正他不大說話。他一說話，那聲音不像是他嗓子裏出來的，倒是從老家裏飄來的。他一說話，他那神氣就像是萬分無奈，就像是說不出來的話何必勉強說，就像是他說一個字又要在他的心上添一分悲哀。

「可憐的亞刺伯人」

往後屢屢用在膝蓋上或是衣袖上「擲去一點灰塵」的話。你看，這寫離開了本鄉的老年人的悲哀，簡直把咱們難得想到的「懷土之感」都鉤起來了。理智的說起來，故鄉不一定有什麼可戀；可是人還沒有理智到那個程度，想到故鄉總覺得特別溫暖似的。

以上舉些例子，無非要說明作者描繪人物只在捉住一二要點；捉得對勁，語言多些或少些看情形而定，描出來的總是個立體的人物。

現在要說叔湘先生的譯筆了。有些文字看來是寫的白話，可是沒法兒念——我說這個念字，也許會引起誤會，「白話哪有像詩詞古文那樣念的呢？」我就把念字換成說字，沒法兒按照文字像說話那樣說下去。爲什麼說不下去？因爲缺少了語言中一種重要東西，說得玄虛一點是氣，其實就是節奏韻味。咱們平常說話，各有各的節奏韻味；知識程度不同，經驗範圍不同，都沒關係，只要自自然然說出來，人家一聽，張教授說的是張教授的，王得標說的是王得標的。按照所說的寫錄下來，不一定就是好文章，可是你像說話那樣說下去，決不會有什麼別

扭；同時你不但明白了張教授或者王得標的意思，並且從節奏韻味之間，領會了他們的情趣跟神態。如果張教授或者王得標說的話本來就精，或是寫錄他們的話的人選剔得精，那就是好文章了。好文章的條件當然多，而節奏韻味是其中必不可缺的一個。寫各體文言得有各體的節奏韻味，寫白話得有語言的節奏韻味；否則意思雖好，總欠活力，不成完美之品。現在放開文言不說，單說白話。寫白話保持語言的節奏韻味，原該是人人辦得到的事；不知道什麼緣故，多數人偏不肯這麼做。名爲寫白話，實際却寫了誰也不這麼說的話。空口無憑，還得引些例子。（因爲這兒談的譯品，我就從譯品中找例子。）

雖是這醫生的女兒很不曉得在她所生的國內之事，她似天賦着這個能力，以極少之努力，而求得極大的知識，這是一種很有用而亦很可贊許的天性。所以她的器用物件很是簡單，却是佈置得井井有條，也有其餘不少的裝飾品，而牠們的價值不甚昂貴，但也富麗堂皇，很是美觀，房間中的陳設，從大的東西到小的東西，配就的顏色，因節儉而支配的變化，一望而知爲玲

瓏巧智的人所陳置的。

(第一例)

大約銅罐反射着明亮的潔光，幾個有節制的飲客深思地吐着片片的菸煙，一句話也不講，更使空氣裏增加了冷靜的神氣。再不然他們用手指夾着他們的荷蘭煙斗，向木桶裏吐着痰。當其中的一個用他的煙斗敲他的酒樽時，沙伏特，店主的兩個兒子中的小的一個，便立起身來走到地窖裏去把那空的容積盛滿，把牠送回去之後，他便又坐到他的屋角裏，憂鬱地向空氣凝視，那巨大的精形的時計，牠的有文字的鐘面隱在厚重的玻璃後面，麻木地「的答」出牠那單調的單音。

(第二例)

「聽着，那是什麼緣故。——假使事實確如你所說——如果我把他攆走，我也就連帶把她的心和靈魂跟他一起攆走了。到了那時候，就只剩下了一個空虛的女人軀殼，和我相處一起了。她戰慄我的親近——她的嘴唇冰冷的壓在我的嘴唇上。——她的臂膀不肯回覆我的擁抱——她的眼睛冷淡無

情，除非是爲了他，永不流一滴眼淚——就因爲一個妒忌而卑鄙的丈夫把她的愛人從她身旁趕跑！沙佛羅——我一向自尊心很重，我寧可保持着名義上的尊敬，而不願忍受那種痛苦——那種不名譽的痛苦。」

（第三例）

如「她所生的國內之事」，「她似天賦着這個能力」，「因節儉而支配的變化」，（以上第一例）「深思地吐着片片的菸煙」，「使空氣裏增加了冷靜的神氣」，「把那空的容積盛滿」，「麻木地」的答「出他那單調的單音」，（以上第二例）「她戰慄我的親近」，「她的臂膀不肯回覆我的擁抱」，（以上第三例）都是誰也不這麼說的話；其餘的語句也多別扭，放到嘴裏說，總之不像個話。咱們就文字看，也大略可以知道這三段講的什麼；可是咱們不能按照文字說下去，不能從語言的節奏韻味之間，得到更多四領會。拘謹的人也許還要想呢，「原來外國文章都是這麼硬生生不順口的」。這可不是冤枉了外國文章？我雖然一種外國文字都沒有讀通，可是據理推想，我相信好的外國文章一定缺少不了語言的節奏韻味。

更有些人動手寫文字，把譯品作範本，看得來外國東西的，就直捷把外國東西作範本，樣樣都學，偏只少學了一樣，寫出來的東西硬生生不順口，根本不像個話，再不用說節奏韻味。我在前邊說過，不知道什麼緣故寫白話不肯叫他像個話，這兒也就可以回答一部分。這種傾向並不好，關心語文前途的人都想把他轉移過來。空口勸說影響不大，要有實效還得執筆的人共同努力；無論自己作文或是翻譯外國東西，寫白話就老實「寫白話」，有花巧儘不妨使，可是有個條件，必須說得下去，不缺少語言的節奏韻味。這麼成了風氣，我國的現代文字才有更光榮的前途。依理說，不通外國文字的人不配談什麼關於翻譯的話，可是我還想說一些外行的意見，有沒有道理待識者去公評。我以為，值得翻譯的東西必然有他的美質，美質之一必然在那種語言的節奏韻味上頭。現在要翻為我國的語言，自然得保持這種美質；但是尤其緊要的，翻成的東西必須是我國的語言，說得上口，而且有我國語言的節奏韻味的語言。不然的話，說他是外國文字，明明用我國文字寫的，說他是我國文字，可又不像我國語言；且不說對於讀者影響如何，他本

身就不成一件東西呀。一方面保持着原作的美質，一方面融化為我國的語言，是翻譯家的義務，也是翻譯家的愉快。這跟「直譯」「意譯」的說法似乎不相干；照字面講，我想，「直譯」「意譯」全沒有這回事。要翻譯就只有一種方法，像頭裏說的。這種方法並非不能辦到，因為有少數翻譯家已經辦到了。叔湘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你翻開他譯的這本「石榴樹」，一眼看下去，意趣很好，這是原作者的功績；如果你順口說下去，享受更多，這是翻譯者的貢獻。就前面抄引的幾段文字，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譯筆不是誰也不這麼的話，不是「白話文」；是現代我國的語言，是活生生的語言，是精粹非凡的語言——「一個」了「字不多用，一個」的「字不少用，在節奏韻味上推敲到了家。默默的說下去，自己聽聽那種「無聲之聲」，書中那些個人物就彷彿出現在面前；真是一種無比的享受。我讀了四五遍了，翻開來還是喜歡讀。對於別的譯品或創作，我似乎不曾有過這情形；若不是我實在淺陋，那一定是文筆自有引人之處了。這兒再抄幾段，請讀者按照文字說下去，欣賞那語言的魔力。

李平上戲班一到我們的城，我和李的老朋友於爾雷納就成了沒籠頭的馬。只要一見圍牆上跟商店玻璃窗上的招貼兒，我們就壞了事了，功課什麼的全都不管了。只要一得風聲，說馬戲班快到了，我跟約爾就開始追問，功課這樣東西究竟於人有什麼好處。

馬戲班到了以後，我們簡直就壞了。我們整天的工夫就算送給他了，到火車站看他們搬下車，跟着那裝了獅子跟老虎的大車一路走，走完芬吐刺路到了演戲場，這就釘住了不走了，跟那些管獅子老虎的，管雜事的，走索兒翻筋斗的，扮三花臉的，搭訕着說話，套交情。

馬戲班代表着我們平常看見的一切東西所無的一切。他是冒險，旅行，危險，技巧，美麗，浪漫，喜劇，花生米，炒包穀，橡皮糖，蘇打水，兼而有之。我們提一桶水去送到大象旁邊，在左右盤旋，看他們搭起大帳棚，擺起各項用具，然後深通世故似的靜候大家來花錢。我們不但是看，還裝作彷彿也是裏頭的人似的。

「馬戲班」

讀「經典常談」

學校國文教室的黑板上，常常寫着如下一類的粉筆字：「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三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學生看了，就抄在筆記簿上。

學期考試與入學考試，國文科方面常常出着如下一類的測驗題目：「史記何人所作？資治通鑑何人所作？」什麼叫四書？什麼叫四史？」司馬相如何代人？杜甫何代人？他們有哪一方面的著作？」與考的學生只消寫上人名，齊名，朝代名就是——寫錯了或是寫不出當然沒有分數。

曾經參觀一個中學，高中三年級上「中國文學史」的功課，用的是某大學的講義「中國文學史要略」，方講到隋唐，講義中提及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杜佑的「通典」，王通的「中說」等，沒有記明卷數，教師就一一寫在黑板上，讓學生一一抄在本子方頁。在教室裏立了大約半點鐘，沒聽見教師開一聲口，只看了他寫

的頗爲老練的一些數目字。

書籍名，作者名，作者時代，書籍卷數，不能不說是一種知識。可是，學生得到了這種知識有什麼受用，咱們不妨想一想。在參與考試的時候，如果遇到這一類的測驗題目，就可以毫不遲疑的答上去，取得極限的分數，這是一種受用。還有呢？似乎沒有了。在跟人家會談的當兒，如果人家問你「什麼叫四史？」你回答得出「就是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你的臉上自然也會有一副躊躇滿志的神色。可惜實際上會談時候把這種問題作閒談資料的並不多。

另外一派人不贊成這種辦法，說這種辦法毫無道理，不能叫學生得到真實的受用。這個話是千真萬確的。他們主張，學生必須跟書籍直接打交道，好比朋友似的，你必須跟他混在一塊，才可以心心相通，彼此影響；僅僅記住他的尊姓大名，就與沒有這個朋友一樣。這個話當然也沒有錯兒。可是，他們所說的書籍範圍很廣，差不多從前讀書人常讀的一些書籍，他們主張現在的學生都應該讀。而且，他們開出參考書目來就是一大堆，就說「史記」罷，關於考證史事的有若干

種，關於評議體例的有若干種，關於鑑賞文筆的又有若干種；他們要學生自己去摸索，把從前人走過的路子照樣走一通，結果才認識「史記」的全貌。這兒就有問題了。範圍寬廣，從前讀書人常讀的一些書籍都拿來讀，跟現代的教育宗旨不合，是問題。每一種書籍，都要由學生自己去摸索，時間跟能力都不夠，又是問題。這些個問題不加关注，徒然苦口婆心的對學生說，「你們要讀書啊！」其心固然可敬，可是學生還是得不到真實的受用。

現代學生的功課，有些是從前讀書人所不做的，如博物，理化，圖畫，音樂之類。其他的功課，就實質說，雖然就是從前讀書人學的那一些，可是書籍不必再用從前人的本子。一部公民教本可以包括聖賢傳的精華，書族的固有倫理；一部歷史教本可以攝取歷代史籍的大概，經籍子籍的要旨。這自然指編撰得好的而言；現在有沒有這樣好的教本，那是另一問題。試問爲什麼要這麼辦？爲的是從前書籍「浩如煙海」，現代學生要做的功課多，沒有時間一一去讀他。爲的是現代切用的一些實質，分散在潛藏在各種書籍裏，讓學生淘金似的去淘，也許

淘不着，也許只淘着一點兒。尤其爲的是從前的書籍，在現代人看來，有許多語言文字方面的障礙；先秦古籍更有脫簡錯簡，傳抄致誤，清代學者校勘的貢獻雖然極大，但是否完全恢復了各書的原樣兒，誰也不敢說定；現代學生不能也不應個個勞費精力在訓詁校勘上邊，是顯而易見的。所以，爲實質的吸收着想，可以乾脆說一句，現代學生不必讀從前的書。只要教本跟其他學生用書編撰得好，教師跟幫助學生的一些人們又指導得法，學生就可以一輩子不讀「論語」「孟子」，卻能身體力行孔孟的某一些適於現代的道理；一輩子不讀「史記」「漢書」，卻能洞明博曉古代的政治經濟種種方面的真相。

可是，有些書籍的實質和形式是分不開的；你要了解他，享受他，必須面對他本身，涵泳得深，體味得切，才有得益。譬如「詩經」就不能專取其實質，翻爲現代語言，讓學生讀「白話詩經」；翻譯並不是不能做，並且已經有人做過，但到底是另外一回事兒；真正讀「詩經」還得直接讀「關關雎鳩」。又如「史記」，作爲歷史書，儘可用「歷史教本」「中國通史」之類來代替；但他同時又是文學作品，作

爲文學作品，就不能用「歷史教本」「中國通史」之類來代替，從這類書裏知道了楚漢相爭的史蹟，並不等於讀了「項羽本紀」。我想，要說現代學生應該讀些古書，理由應該在這一點上。

還有一點。如朱自清先生在這本「經典常談」的序文裏說的，「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國教授說過，閱讀經典的用處，就在教人見識經典一番。這是很明達的議論。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一些古書，培育着咱們的祖先，咱們跟祖先是一脈相承的，自當嘗嘗他們的營養料，才不至於無本。若講實用，似乎是沒有，有實用的東西都收納在各種學科裏了；可是有無用之用。這可以打個比方：有些人不怕旅行辛苦，道路幾千，跑上峨嵋金頂看日出，或者跑到甘肅敦煌，看石窟寺歷代的造像跟壁畫。在專講實用的人看來，他們幹的完全沒有實用，只有那般傻勁兒倒可以佩服。可是他們從金頂下來，打敦煌回轉，胸襟擴大了，眼光深遠了，雖然還是各做他們的

事兒，却有了一種新的精神。這就是所謂無用之用。讀古書讀的得其道，也曾有類似的無用之用。要說現代學生應該讀些古書，這是又一個理由。

這兒要注意，「現代學生應該讀些古書」，萬不宜忽略「學生」兩字跟一個「些」字。說「學生」就是說不是專家，其讀法不該跟專家的一樣（大學裏專門研究古書的學生當然不在此限）。說「些」，就是說分量不能多，就是說從前讀書人常讀的一些書籍不必全讀。就閱讀的本子說，最好輯錄訓詁校勘方面簡明而可靠的定論，讓學生展卷瞭然，不必在一大堆參考書裏自己摸索。就閱讀的範圍說，最好根據前邊說的兩個理由來選定，只要精，不妨小，只要達到讓學生見識一番的這麼個意思就成。這本「經典常談」的序文裏說，「我們理想中一般人的經典讀本——有些該是全書，有些只該是選本節本——，應該儘可能的採取他們的結論，一面將本文分段，仔細的標點，並用白話文作簡要的註釋；每種讀本遠得有一篇切實而淺明的白話文專言。」現代學生要讀些古書，急切需用這樣的讀本。口口聲聲囑着學生應該讀古書的先生們，似乎最適宜負起責任來，編撰這樣的讀

本。可是他們不幹，只是「讀書啊！讀書啊！」的直嚷；學生實在沒法兒接觸古書，他們便把罪名加在學生頭上，「你們自己不要好，不愛讀書，教我有什麼辦法！」我真不懂得他們的所以然。

朱先生的「經典常談」却是負起這方面的責任來的一本書。他是一些古書的「切實而淺明的白話文導言」。誰要知道某書是什麼，他就告訴你這個什麼。看了這本書當然不就是讀了古書，可是古書的來歷，其中的大要，歷來對於該書有什麼問題，直到現在為止，對於該書已經研究到什麼程度，都可以有個簡明的概念。學生如果自己在一大堆參考書裏去摸索，費力甚多，所得未必會這麼簡明。因這本書的導引，去接觸古書，就像預先石熟了地圖跟地理志出去旅行，雖然到的是個新地方，却能頭頭是道。專家們未必看得起這本書，因為「這中間並無編撰者自己的創見，編撰者的工作只是編撰罷了；」（序文中語）但這本書本來不是寫給專家們看的，在需要讀些古書的學生，這本書正適合他們的理解能力跟所需分量。尤其是「各篇的討論，儘量採擇近人新說，」（序文中語）近人新說當然不

單爲他「新」，而爲他是最近研究的結果，比較可作定論；這使學生在入門的當兒，便祛除了狹陋迂腐的弊病，是大可稱美的一點。

這本書所說經典，不專指經籍；是用的經典二字的廣義，包括羣經，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一些集部。共十三篇，把目錄抄在這兒。說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書第三；詩經第四；三禮第五；春秋三傳第六（國語附）；四書第七；戰國策第八；史記漢書第九；諸子第十；辭賦第十一；詩第十二；文第十三。前頭十一篇都就書講；末了「詩」「文」兩篇却只敘述源流，不就書講，「因爲書太多了，沒法子一一詳論，而集部書的問題，也不像經，史，子的那樣重要，在這兒也無需詳論。」（序文中語）

讀「文言虛字」

說話作文不通，只有兩種原因，一是不合邏輯，二是不合語法。一個人思路清楚，說的話來寫出文來都順當有理，又一律依照本族的語言習慣說寫，不鬧什麼別扭，他的話與文就是「通」的了。至於見解不很高明，情感不夠深至，那是由於生活經驗的限制；只能說他「不好」，不能說他「不通」。

這兒撇開邏輯不說，單說語法。大概要熟習一種語法，對於語言中的語法成分該比實義成分多加注意。如煙捲兒習慣說「一枝」或「一根」，不說「一隻」，若說「一隻」，就是不合語法。但這種實義成分一說就明白，只要知道說「一隻」不合，自然會改說「一枝」或「一根」。語法成分就沒有這麼簡單。語法成分沒有實義，如單獨一個「雖」而「嗎」呢」等字意義都很空靈；可是組織在語言裏頭卻表示種種的意義，而且像人身的脈絡似的，人身的脈絡有了阻礙就是病身，語言的語法成

分不順條理就根本不成語言，更不用說什麼達意表情了。惟其意義空靈，必須把握得切實；惟其是語言的脈絡，必須把他的條理弄得清清楚楚。我們說該多加注意，就是爲此。

我們常常想，供給一般人應用的辭典裏應該包含一種成分，就是把語言中每一個語法成分作爲一個條目，多舉一些例句，分析他的用法，再加以說明；如「於」「以」「然而」「罷了」等各爲一個條目，就若干例句觀察，看出各有若干用法，再給說明爲什麼這樣用可以，那樣用不成。這對於讀者很有幫助，聽話看書的時候取來翻查，不致有誤會的弊病；說話作文的時候如有疑惑，也可以在翻查之後決定個不肯詰法的說法。可惜現在通用的辭典裏沒有這種成分。這並不是說辭典裏沒有這些條目；是說在條目之下大多只做解釋的工作，一個意義是什麼，另一個意義又是什麼，卻沒有仔細的分析說明的工作，像前面所說的。要這麼做，須是語法學家才當行出色；而編輯辭典的人往往只是注釋家，他們的辭典裏缺少這種成分也就無怪其然。其實，不必攙合在辭典裏頭，單把語法成分分析說

明，也就是種非常有用的著作。劉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楊樹達的「詞詮」、裴學海的「古書虛字集釋」，都屬於這一類。可是這幾種著作有兩個共通之點：一是偏重古語的語法成分；二是解釋考證多，辨析說明少。爲此，對少數閱讀古籍的人見得有用，一般人卻未必要利用，而且未必能利用。呂叔湘先生這本「文言虛字」也屬於這一類，卻跟前面說的幾種著作有不同處：第一，講的雖也是古語的語法成分，但沒有「古」到秦漢以前，只以所謂「普通文言」爲範圍；第二，完全用語法學的觀點來辨析說明，常取現代口語作參照，作比較，特別詳於每個語法成分各種習見用法。現代人固然不一定要讀秦漢以前的古籍，可是「普通文言」卻不能不通曉；有許多的書都是用「普通文言」寫的；寫作方面，雖然我們主張不必用古語，但是事實上還有許多人在用，在提倡用，他們用的跟提倡用的就是「普通文言」。「普通文言」雖說「普通」，到底也是古語，不像經常挂在口頭的語言那樣易於熟習。要熟習他，多讀是一法；讀得爛熟，不知不覺之中就懂得了他的條理。不過這樣的懶得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知其所以然，別

有一法，就是作語法研究。語法研究好像是專門學者的事情，其實不然，咱們普通人也常常在作零星的研究。外省人初到川省，聽見川省人說「我莫得錢」，「我莫得工夫」，「他沒有來」，「我沒有遇見他」，覺得奇怪，因為外省人說普通話，這些話裏一律說「沒有」，不說什麼「莫得」。奇怪之後，不免留意的聽，考求川省人口中的「莫得」跟「沒有」到底有什麼分別，該怎麼用法。從聽到的許多語言中，條理發見出來了：「莫得」指事物而言，沒有某種事物，就說「莫得」，相當於文言的「無」字；「沒有」指動作而言，沒有某種動作，就說「沒有」，相當於文言的「未」字。普通話不問指事物還是指動作，一律說「沒有」；川省人口中卻分了開來，這情形正與文言相同。這樣的攷求就是語法研究，研究的結果是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你就能夠解釋為什麼川省人決不說「他莫得來」，「我莫得遇見他」，你若說川省話，也不會依照普通話的習慣說「我沒有錢」，「我沒有工夫」了。文言跟口語，比起川省話跟普通話來，差別的程度還要大；對於文言的語法成分，要一個個的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實在有一個個的作語法研究的必要；不能說這是語法

學者的事情，由語法學者去費心思好了；應該知道誰要想通曉文言，知其所以然，誰就得在這上頭費心思，費心思爲的是自己得益，受用。這本「文言虛字」正是引導讀者對「普通文言」的語法成分作語法研究的一種著作，所以我們願意把他介紹給讀者。

這兒請舉一個例子，「之」字的一種用法，讓讀者窺見這本書的一斑。作者先列舉如下的例句：

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

余之識君，且二十年。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異哉，此人之教子也！

這些「句子裏的」之「字都安在主語和謂語的中間，似乎不是必要的，若作「孤有孔

明，猶魚有水，「余識君且二十年，」——意義並無改變。然則爲什麼要加用「之」字？作者用語法學的觀點說明道：

這裏的「之」字的作用可說是化詞結爲詞組。詞組指加詞（在連接作用的「之」字上面的詞）和端詞（在連接作用的「之」字下面的詞）的配合；詞結指主語和謂語的配合。句子是獨立的詞結，句子裏頭又常常包含一個或多個不獨立的詞結。詞結有主語有謂語，本來具備句子的資格，包含在別的句子裏面時，暫時失去這個資格。加一個「之」字就在形式上確定他的地位，因爲詞組不能獨立成句，至少是尋常的句子不取詞組的形式。這是就形式而論，我們還可以從心理上加以說明。「大道行」可以斷句。雖然接着說「則天下爲公」，我們就知道「大道行」並不獨立，不如加一「之」字讓我們從頭就知道句子未完，就期待下文。這樣，句子更覺緊湊。

以上的說明顯然只適用於前三例。其餘三句原來就只有一個詞結，何以也加用「之」字呢？這裏是因爲「二十年」「以德」「異」等詞語本來是附加詞（或

稱副詞短語），附加詞只是謂語的一部分，且在形式上是不重要的部分，現在要重視這些附加詞，所以在主語和動詞之間加一「之」字，化成詞組的形式，做句子的主語，原來的附加詞就升為句子的謂語，佔很重要的地位了。咱們看了以上的說明，就可以解釋

人之爲學有難易乎？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

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

這些句子裏的「之」字的作用。同時，如果看見

人愛我，以我能自愛也。

某君至，余伏案讀書。

我父適昆明，不以車而以飛機。

人皆稱羨余好學。

這些句子，就會覺察這些句子生硬，不緊湊，要加用個「之」字（有的再加用個語氣詞），才成合式入調的文言。

取現代口語作參照，作比較，極容易見出文言之所以然，這兒也舉一個例子。作者說明現代口語裏已經不用了的「所」字，就用文白對照的辦法。

（甲）耕田的牛：耕田之牛。

（乙）牛耕的田：牛所耕（之）田。

（甲）式「的」變為「之」，（乙）式「的」仍變為「之」，但「牛」與「耕」之間必須再加一「所」字。從白話的立場看，這個「所」字好像多餘似的，但在文言裏，「之」字倒可省，「所」字倒不可省。因為「之」字既可省，若無「所」字，則「牛耕田」（牛耕的田）就和「牛耕田」（句子）無分別了。

這個對照扼要而且明白，咱們看了，就可以懂得「所」字在文言裏的必要；文言說「我讀書」（我讀的書），「我見物」（我看見的東西），既嫌表達不明，又不通行「我讀之書」「我見之物」的說法，怎麼能不用個在這種場合上特具任務的「所」字？

同時，咱們也可以懂得現代口語不必用「所」字的所以然：現代口語通行說「我讀的書」，「我看見的東西」，自然無須用「所」字了。推想開來，咱們又可以悟出現代人口頭筆頭（指白話的寫作）有時濫用着這個「所」字，那只是文言的殘留，並非非用不可；說「我讀的書」，「我看見的東西」，比較說「我所讀的書」，「我所看見的東西」，是更普遍的方式。

這本書詳於文言語法成分各種習見用法，在還需用「普通文言」的今日，這個辦法甚為得要，前面已經說過。至於別義僻解，索性去開不談；如「不與舅氏同心者」，「君子所其無逸」的「所」字，「焉作輔田」，「自然存焉天地之間」的「焉」字，在「者·所」篇「焉·耳」篇裏都不討論。因為「所」字「焉」字的這種用法，在「普通文言」裏已經沒有了；誰要考求的話，可以去查「經傳釋詞」一類的書。作者這個辦法，我們完全同意。

這本書中討論的只有二十幾個字，雖然是最重要的二十幾個字，究竟還沒有齊備。作者在序文中說「或當更為續說」，我們希望他從早實踐。另一個希望是對於現代口語的語法成分，作者也來這麼一本書。

如果我當教師

我現在不當教師。如果我當教師的話，在「教師節」的今日，我想把以下的話告訴自己，策勵自己。這無非「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的意思。「以前種種」是過去了，追不回來的了；慚愧是徒然，悔恨也無補於事；讓牠過去吧，像一個不愉快的惡夢一樣。

我如果當小學教師，決不將投到學校裏來的兒童認作討厭的小傢伙，惹得人煩的小魔王；無論聰明的，愚蠢的，乾淨的，骯髒的，我都耍稱他們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僅僅浮在嘴唇邊，油腔滑調的喊一聲；而是出於衷誠，真心認他們作朋友，真心要他們作朋友的親切表示。小朋友的長成和進步是我的歡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鈍是我的憂慮。有了歡快，我將永遠保持牠；有了憂慮，我將設法消除牠。對朋友的忠誠，本該如此；不然，我就夠不上作他們的明友，我只好辭職。

我將特別注意，養成小朋友的好習慣。我想「教育」這個詞兒，往精深的方面說，一些專家可以寫成鉅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淺的方面說，「養成好習慣」一句話也就說明了牠的含義。無論怎樣的行爲，如果只表演一兩回，而不能終身以之，那是扮戲；無論怎樣的知識，如果只掛在口頭說說，而不能澈底消化，舉一反三，那是語言的遊戲；都必須化為習慣，才可以一輩子受用。養成小朋友的好習慣，我將從最細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但硬是要養成，決不馬虎了事。譬如門窗的開關，我要教他們輕輕的，「砰」的一聲固然要不得，足以擾動人家的心思的「嘩呀」聲也不宜發出；直到他們隨時隨地開關門窗總是輕輕的，才認爲一種好習慣養成了。又如菜蔬的種植，我要教他們當心着意的，根的入土要多少深，兩本之間的距離要多少寬，灌溉該怎樣調節，害蟲該怎樣防禦，這些都得由知識化爲實踐；直到他們隨時隨地種植植物總是當心着意的，才認爲又一種好習慣養成了。這種好習慣不僅對於某事物本身是好習慣，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對於開關門窗那樣細微的事，尚且不願意擾動人家的心思，還肯作姦犯科，幹那

增動社會安寧的事嗎？對於種植菜蔬那樣切近的事，既因工夫到家，收到收效，對於其他切近生活的事，抽象的如自然原理的認識，具體的如社會現象的剖析，還肯節省工夫，貪圖省事，讓牠馬虎過去嗎？

我當然要教小朋友識字讀書，可是我不把教識字教讀書認為終極的目的。我要從這方面養成小朋友語言的好習慣。有一派心理學者說，思想是不出聲的語言；所以語言的好習慣也就是思想的好習慣。一個詞兒，不但使他們知道怎麼念，怎麼寫，更要使他們知道牠的含義和限度，該怎樣使用牠纔的當。一句句子，不但使他們知道怎麼說，怎麼講，更要使他們知道牠的語氣和情調，該用在什麼場合纔合式。一篇故事，不但使他們明白說的什麼，更要借此發展他們的意識。一首詩歌，不但使他們明白詠的什麼，更要借此培養他們的情緒。教識字教讀書只是手段，養成他們語言的好習慣也就是思想的好習慣才是終極的目的。

我決不教小朋友像和尚念經一樣，把各科課文齊聲合唱。這樣唱的時候，完全失掉語言之自然，只成為發聲部分的機械運動，與理解和感受很少關係。既與

理解和感受很少關係；那末，隨口唱熟一些文句，又有什麼意思？

現當抗戰時期，書本的供給很成問題，也許臨到開學買不到一本書，可是我決不說「沒有書本，怎麼能開學呢！」我相信書本是一種工具或憑藉，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憑藉。許多功課都是不一定要利用書本的，也可以說，文字的書本以外還有非文字的書本，非文字的書本羅列在我們周圍、隨時可以取來利用，利用得適當時，比較利用文字的書本更為有效，因為其間省略了一條文字的橋梁。公民，社會，自然，勞作，關於這些的非文字的書本，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書鋪子裏賣不出書，又有什麼要緊？只有國語，是非有書本不可的；然而我有黑板和粉筆，小朋友還買得到紙和筆，也就沒有什麼關係。

小朋友玩皮的時候，或是做功課顯得很愚笨的時候，我決不舉起手來，在他們身體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覺至多幾分鐘就消失了；就是打重了，使他們身體上起了紅腫，隔一兩天也就沒有痕跡；這似乎沒有多大關係。然而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們的身體，同時也打了他們的自尊心；身體上的痛感或紅腫，固

然不久就會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損傷，却是永遠不會磨滅的。我有什麼權利指傷他們的自尊心呢？並且，當我打他們的時候，我的面目一定顯得很難看，我的舉動一定顯得很粗暴，如果有一面鏡子在前面，也許自己看了也會嫌待可厭。我是一個好好的人，怎麼能有這種可厭的表現？我既要作他們的忠誠的朋友，要鑒戒他們的好習慣，又怎麼能對着他們有這種可厭的表現？一有這種可厭的表現，以前的努力不是根本白費嗎？以後的努力不將不生效果嗎？這樣想的時候，我的手再也不敢舉起來了。他們玩皮和愚笨，總有一個或多個的原因；我根據我的經驗，從觀察和剖析找出原由，再從理上加以對症的治療，那還會有一個頑皮的愚笨的小朋友在我周圍嗎？這樣想的時候，我即使感情衝動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也就立刻轉到心平氣和，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來出氣了。

我還要作小朋友的家屬的朋友，對他們的親切與忠誠，和對小朋友一般無二。小朋友在家庭裏，時間比在學校裏來得多；我要養成他們的好習慣，必須與他們家屬取得一致才行。我要他們往東，家屬却牽他們往西，我教他們這樣，家

屬却教他們不要這樣，他們便將徘徊歧途，而我的心力也就白費。作家屬的親切忠誠的朋友，我想並不難；拿出真心來，從行爲，語言，態度上表現我要小朋友好，也就是要他們的子女弟妹好；誰不愛自己的子女弟妹，誰還肯故意與我不一致？

我如果當中學教師，決不將我的行業叫做「教書」，猶如我決不將學生入學校的事情叫做「讀書」一樣。書中積蓄着的古人和今人的經驗，固然是學生所需要的；但就學生方面說，重在消化那些經驗成爲自身的經驗，尤其重在能夠隨時隨地就事事物物得到新經驗——不限於書中的經驗，說了「讀書」，便把這個意思抹殺了，好像入學校只須做一些書本上的工夫。因此，說了「教書」，也便把我當教師的意義抹殺了，好像我與從前書房裏的老先生並沒有什麼分別。我與從前書房裏的老先生，其實是大有分別的；他們只須教學生把書讀通；能夠去應考試，取功名，此外沒有他們的事兒；而我呢，却要使學生能做人，能做事，成爲

健全的公民。這裏我不敢用一個「教」字。因為用了「教」字，便表示我有這麼一套本領，雙手授與學生的意思；而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領，能夠說已經完備無缺了嗎？我能夠肯定的說我就是個標準的健全的公民嗎？我比學生，不過年紀長一點，經驗多一點罷了；他們要得到他們所需要的經驗，我就憑年紀長一點，經驗多一點的份兒，指示給他們一些方法，提供給他們一些實例，以免他們在迷茫之中摸索，或是走了許多冤枉道路才達到目的——不過如此而已。所以，若有人問我幹什麼，我的回答將是「幫助學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經驗」；我決不說「教書」。

我不想把「忠」「孝」「仁」「愛」等等抽象德目向學生的頭腦裏死灌。我認為這樣辦法毫無用處，與教授「蛋白質」「脂肪質」等名詞不會使身體得到營養一樣。忠於國忠於家忠於朋友忠於自己的人，他只是順着習慣之自然，存於內心，發於外面，無不恰如分寸；他決想不到德目之中有個「忠」字，他要實做那個「忠」字，才這樣存心，這樣表現。關於「孝」「仁」「愛」，也是如此。進一步說，想到了「忠」字而行「忠」，那不一定是「至忠」；想到了「孝」字而行「孝」，那不一定是「純孝」；因

爲那「有所爲」，並不是聽從良心的第一個命令。爲要使學生存心和表現切合着某種德目，而且切合得純任自然，毫不勉強，我的辦法是：在一件事的事情上，使學生養成好習慣。譬如，當升旗降旗的時候，我自己凝心壹志的唱國歌，對國旗行禮，同時使學生也要凝心壹志的唱國歌，對國旗行禮；當籌募飛機獻金的的時候，我自己量力的捐一點，同時使學生也要量力的捐一點；當學校裏需要人力的時候，如掃除或籌備什麼會之類，我自己奮力的參加，同時使學生也要奮力的參加；當社會間發生了什麼問題的時候，我自己若作切身的事，竭知盡力的圖謀最好的解決，同時使學生也要若作切身的事，竭知盡力的圖謀最好的解決；在諸如此類的事情上，養成學生的好習慣，綜合起來，他們便實做了「忠」字。爲什麼我要和他們一樣的做呢？第一，我是一個公民，我聽從良心的第一個命令，本應當「忠」；第二，這樣才算是指示方法，提供實例，對於學生盡了幫助他們的責任。

我認自己是與學生同樣的人，我所過的是與學生同樣的生活；凡希望學生去實踐的，我自己一定實踐；凡勸戒學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譬如，我希

留學生整潔、勤快，我一定把自己的儀容，服裝，辦公室，寢室弄得十分整潔，我處理各種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我希望學生出言必信，待人以誠，我每說一句話，一定算一句話，我對學生和同事，一定掏誠相示，毫不掩飾；我勸戒學生不要抽煙捲，我一定不抽煙捲，決不說「你們抽不得，到了我的年紀才不妨抽」的話；我勸戒學生不要破壞秩序，我一定不破壞秩序，決不做那樹黨分派，磨擦傾軋的勾當。爲什麼要如此？無非實做兩句老話，叫做「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必須「有諸己」「無諸己」，表示出願望來，吐露出話語來，才有真氣，才有力量；人家也易於受感動。如果不能「有諸己」「無諸己」，表示和吐露的時候，自己先就報報然了，哪裏還有真氣？哪裏還有力量？人家看了你內矛盾，至多報答你一個會心的微笑罷了，哪裏會受你的感動？無論學校裏行不行導師制，無論我當不當導師，我都準備如此，因爲我的名義是教師，凡負教師的名義的人，誰都有幫助學生的責任。

我不想教學生做有名無實的事情。設立學生自治會了，組織學藝研究社了，

通過了章程，推舉了職員，以後就別無下文，與沒有那些會社的時候一樣；這便是有名無實。創辦圖書館了，經營學校園了，一陣高興之後，圖書館裏只有七零八落的幾本書，一天功夫沒有一兩個讀者，學校園裏蔓草叢生，蛛網處處，找不到一棵像樣的蔬菜，看不見一朵有勁的花朵；這便是有名無實。做這種有名無實的事情比不做還要糟糕；如果學生習慣了，終其一生，無論做什麼事總是這樣有名無實，種種實際事務還有逐漸推進和圓滿成功的希望嗎？我說比不做還要糟糕，並不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主張不要有那些會社，不要有圖書館學校園之類的設備。我只是說幹那些事必須認真的幹，必須名副其實。自治會硬是要「自治」，研究社硬是要「研究」，項目不妨簡單，作業不妨淺易，但凡是提了出來的，必須樣樣實做，一毫不放鬆；有了圖書館硬是要去閱讀和參考，有了學校園硬是要去管理和灌溉，規模不妨狹小，門類不妨稀少，但既已有了這種設備，必須切實利用，每一個機會都不放過。而且，那些決不是一時乘興的事，既已幹了起來，便須一直幹下去，與學校同其壽命。如果這學期幹得起勁，下學期

却煙消雲散了，今年名副其實，明年却徒有其名了，這從整段的過程說起來，還是個有名無實，還是不足以養成學生的好習慣。

我無論擔任哪一門功課，自然要認清那門功課的目標，如國文科在訓練思想，養成語言文字的好習慣，理化科在懂得自然，進而操縱自然之類；同時我不忘記各種功課有個總目標，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每種功課猶如車輪上的一根「輻」，許多的輻必須集中在「教育」的「軸」上，才成為推進國家民族的整個輪子。這個觀念雖近抽象，可是很關重要。有了這個觀念，我才不會自顧自的教自己的功課，不與別的教師取得聯絡；有了這個觀念，我才不會貪圖省事，把功課教得太鬆太淺，或者過分要好，把功課教得太緊太深。關於做人做事，原是分不來科目的；譬如，一個學生是世代做莊稼的，他幫同父兄做莊稼，你說該屬於公民科，生物科，還是數學科？又如，一個學生出去旅行，他接觸了許多的人，訪問了許多的古蹟，遊歷了許多的山川城鎮，你說這該屬於史地科，體育科，還是藝術科？學校裏分科，是由於不得已；要會開方小數，不能不懂得加減

棄除；知道了唐朝，不能不知道唐朝的前後是什麼朝代；由於這種不得已，才有分科教學的辦法。可是，學生現在和將來做人做事，還是與前面所舉的幫做莊稼和出去旅行一樣，是綜合而不可分的；那末，我能只顧分科而不顧綜合，只認清自己那門功課的目標而忘記了造成健全的公民那個總目標嗎？

我無論担任哪一門功課，決不專作講解的工作，從跑進教室開始，直到下課鈴響，只是念一句講一句。我想，就是國文課，也得讓學生自己試讀試講，求知文章的意義，揣摩文章的法則；因為他們一輩子要讀書看報，必須單鎗匹馬，搵所依傍才行，國文教師決不能一輩子伴着他們，給他們講解書報。國文教師的工作只是待他們自己嘗試之後，領導他們共同討論；他們如有錯誤，給他們糾正；他們如有遺漏，給他們補充；他們不能分析或綜合，替他們分析或綜合。這樣，他們才像學步的幼孩一樣，漸漸的能夠自己走路，不需要人攙扶。國文課尚且如此，其他功課可想而知。教師捧着理化課本或史地課本，學生對着理化課本或史地課本，一邊是念一句講一句，一邊是看一句聽一句；這種情景，如果仔細想一

想的話，多麼滑稽又多麼殘酷啊！怎麼說滑稽？因為這樣之後，任何功課都變爲國文課了，而且是教學不得其法的國文課。怎麼說殘酷？因為學生除了聽講以外，再沒別的工作，這樣聽講要連續到四五個鐘頭，實在是一種難受的刑罰。我說刑罰，決不是誇張；試想我們在什麼會場中聽人演講，演講者的話如果無多意義，很少趣味，聽了十分二十分鐘便感覺厭倦了；即使講演者的話頗有意義，富於趣味，如果延長到兩三個鐘頭，我們也要移動椅子，拖擦鞋底，作希望離座的表示；這由於聽講到底是被動的事情，被動的事情做得太久了，便不免有受了刑罰似的感覺。在聽得厭倦了而還是不得不聽的時候，最自然的傾向是：外觀表示在那裏聽而心思並不存聽；這當兒，也許是游心外鶩，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也許是什麼都不想，像老僧入了禪定。教學生一味聽講，實際上無異於要他們游心外鶩或是什麼都不想，無異於摧殘他們心思活動的機能，豈不是殘酷？

我不怕多費學生的心力；我要教他們試讀，試講，試作探討，試作實習，做許多的工作，比僅僅聽講多得多，我要教他們處於主動的地位。他們沒有嘗試過

的事物，我決不滔滔汨汨的一口氣講給他們聽。他們嘗試過了，我才講，可是我並不逐句逐句的講書，我只是給他們糾正，給他們補充，替他們分析或綜合。

我如果當大學教師，還是不將我的行業叫做「教書」。依理說，大學生該比中學生更能夠自己看書了；我或是自己編了講義發給他們，或是採用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或別的書給他們作課本，他們都可以逐章逐節的看下去，不待我教。如果我跑進教室去，按照講義上課本上所說的複述一遍，直到下課鈴響又跑出來，那在我是徒費口舌，在他們是徒費時間，太無聊了；我不想弄那樣無聊的勾當。我開一門課程，對於那門課程的整個系統或研究方法，至少要有一點兒是我自己的東西，依通常說法就是所謂「心得」，我才敢於跑進教室去，向學生口講手畫。我不但把我的一點兒給與他們，還要誘導他們幫助他們各自得到他們的一點兒；惟有如此，文化的總和才會越積越多，文化的質地才會今勝於古，明日超過今日。這就不是「教書」了。若有人問這叫什麼，我的回答將是：「幫助學生為學」。

據說以前的拳教師教授徒弟，往往藏過一手，不肯盡其所有的拿出來；其意在保持自己的優勢，徒弟無論如何高明，總之比我少一手。我不想效學那種拳教師，決不藏過我的一手。我的探討走的什麼途徑，我的研究用的什麼方法，我將把途徑和方法在學生面前盡量公開。那途徑即使是我自己開闢的，那方法即使是我獨自發見的，我所以能夠開闢和發見，也由於種種的「勢」。因緣湊合，剛剛給我把握住了；我又有什麼可以矜誇的？我又怎麼能自以為獨得之祕？我如果看見了冷僻的書或是收集了難得的材料，我決不諱莫如深，絕不提起，只是偷偷的寫我的學術論文。別的人，包括學生在內，倘若得到了那些書或材料，寫出學術論文來，不將和我一樣的好，或許比我更好嗎？將書或材料認為私有的東西，僥倖於自己的「有」，欣幸於別人的「沒有」，這實在是一種卑劣心理，我的心理，自問還不至這麼卑劣。

我不想用禁遏的辦法，板起臉來對學生說，什麼思想不許接觸，什麼書籍不許閱讀。不許接觸，偏要接觸，不許閱讀，偏要閱讀，這是人之常情，尤其在青

年。禁遏終於不能禁遏，何必多此一舉？並且，大學裏的工夫既是「爲學」，既是「研究」，作爲研究對象的材料該是越多越好；如果排斥其中的一部分，豈不是捨廣博而趨狹小？在化學試驗室裏，不排斥含有毒性的原素；明知他含有毒性，一樣的要教學生加以分析，得到真切的認識。什麼思想什麼書籍如果認爲要不得的話，豈不也可以與含有毒性的原素一樣看待，還是要加以研究？學生在研究之中鍛鍊他們的辨別力和判斷力，從而得到結論，凡真是要不得的，他們必將會直指爲要不得。這就不禁遏而自禁遏了；其效果比一味禁遏來得切實。

我要作學生的朋友，我要學生作我的朋友。凡是在我班上的學生，我至少要知道他們的性情和習慣，同時也要使他們知道我的性情和習慣。這與我的課程，假如是宋詞研究或工程設計，似乎沒有關係，可是誰能斷言確實沒有關係？我不僅在教室內與學生見面，當休閒的時候也要與他們接觸，稱心而談，絕無矜飾，像會見一位知心的老朋友一樣。他們如果到我家裏來，我決不冷然的問：「你們來作什麼？」他們如果有什麼疑問，問得深一點的時候，我決不搖頭說：「你們

要懂得這個，還早呢！」問得淺一點的時候，我決不帶笑說：「這還要問嗎？我正要考你們呢！」他們聽了「你們來作什麼」的問話，自己想想，說不出來作什麼，以後就再也不來了。他們見到問得深也不好，問得淺也不好，不知道怎樣的問難才不深不淺，問剛合式，以後就再也不問了。這種拒人千里的語言態度，對於不相識的人也不應該有，何況對於最相親的朋友？

我是不忘記「教育」那個總目標；無論我教什麼課程，如史詞研究或工程設計，決不說除此以外，再沒有我的事兒了，我不妨縱情任意，或去嫖妓，或去賭博，或作其他不正當的事。我要勉為健全的公民，本來不該作這些事；我要勉為合格的大學教授，尤其不該作這些事。一個教史詞研究或工程設計的教師，他的行為如果不正當的話，其給與學生的影響雖是無形的，却是深刻的；我不能不估計牠的深刻程度。我無法教學生一定要敬重我，因為敬重不敬重在學生方面而不我的方面；可是我總得在課程方面同時在行為方面，盡力取得他們的敬重，因為我是他們的教師。取得他們的敬重，並不為滿足我的虛榮心，只因爲如此才證

明我對課程同時對那個總目標負了責。

無論當小學中學或大學的教師，我要時時記着，在我面前的學生都是準備參加建國事業的人。建國事業有大有小，但樣樣都是必需的；在必需這個條件上，大事業小事業彼此平等。而要建國成功，必須參加各種事業的人個個設格，真個能夠幹他的事業。因此，當一班學生畢業的時候，我要逐個逐個的審量一下：甲設格嗎？乙設格嗎？丙設格嗎？……………如果答案全是肯定的，我才對自己感到滿意；因為我幫助學生總算沒有錯兒，我對於建國事業也貢獻了我的心力。

我決不「外慕徙業」，可是我也希望精神和物質的環境能使我安於其業。安排這樣的環境，雖不能說全不是我所能為力，但大部分屬於社會國家方面；因此我就不說了。

談大學的合併

重慶大公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論及高等教育，文中舉出方在鬧風潮的某大學作例子，說某大學儘可和別的大學合併。某大學的教授會便去信質辯，中有這樣意思的話：「你們主張我校儘可和別的大學合併，何不也主張我們中國儘可和別的国家合併？」這個話甚不是擬不於倫且不說；但懷激之情是充分表現出來了。我常常想，如果有誰主張把大學合併，那被裁併的大學，從校長起到校工止，都會起來堅決反對的；現在看見某大學教授會信中如上的話，更相信我想的不錯。

可是我以爲現在的大學是應該合併的。我不說甲大學應該裁掉，併入乙大學；我只說許多大學應該在通盤籌畫之下，兩個或兩個以上合併起來，使總數減少一些。至於合併之後，稱甲大學，或稱乙大學，或爲避免引起感情起見，不稱甲，也不稱乙，改稱子大學或丑大學，那都無關緊要。

爲節省經費 應該合併。

爲集中人才 應該合併。

爲集中設備 應該合併。

我國經濟困難，誰都想得到，也不須查什麼統計。在困難情形之下，自然是越節省越好，只要以不妨實際的進展爲度。大學合併起來，我想總可以節省若干的國家支出（雖然我說不出那個數目），而又並不妨礙大學教育的進展。若把節省下來的仍用在大學教育方面，應該更可以加強它的進展。

我國大學教師的人才，實在還沒有到滿坑滿谷的地步。當然，如果今天要添設十個或二十個大學，就有相當於十個或二十個大學的教師數量的人來應聘，教室裏的講臺是決不會空着的。但這裏所說大學教師的人才，並非僅是履歷表合格的人才，而是名副其實，真正勝任作大學教師的人才。我想，弄過某學科的人不一定就能教某學科的課程。自己怎麼學得來，便怎麼教學生，這是前些年有人說的「循環教育」。自己讀過某一書，便教學生也讀某一書，這是和從前書塾教

師所做的沒有什麼大分別的「伴讀」辦法。「循環教育」和「伴讀」辦法，對於文化至多只有持續的功効，而決沒有開創的功効；從現在的教育見地說，用在小學教育或中學教育方面已經不很相宜，何況在大學教育方面。一個大學教師教一門課程，對於那門課程的整個系統或研究方法，至少得有一點兒是他自己的東西，依通常說法就是所謂「心得」，他的口講手畫總不是毫無意義。他不但要把他自己的「一點兒」拿出來，還特誘導學生，幫助學生，總括的說是訓練學生，讓他們各自得到他們的一點兒。這後一層尤關緊要，教育的要旨就在於此。惟有如此，文化的總和纔會越積越多；文化的質地才會今勝於古，明日超過今日。如果承認大學教師的標準應該如上所說，再來看實際的大學教師，便覺得名副其實的不太多了。弄過某學科，但並沒有他自己的一點兒的，當然除外；有他自己的一點兒，但並沒有方術訓練學生，讓他們各自得到他們的一點兒的，當然也除外。試問經過了兩道的「當然除外」，磨下來的還有多少人？這時下來的少數人分散在各大學裏，各大學便都成爲僅有幾個角色而並非角色齊全的班子。合併起來，纔可以成爲角

色齊全的班子。角色齊全，就是每個教師名副其實。大學必須如此，纔會有名副其實的大學教育。

再從學生方面說，同樣學的某學科，但因投入的大學不同，甲學生遇到了頭等教師，乙學生遇到了次等教師，丙學生竟遇到了徒有教師之名的教師。甲學生當然是幸運兒；但按理說，也不能算他有特別的幸運，因為投入大學，遇到頭等教師，原是事理之常。丙學生無疑的是倒楣鬼；他的倒楣可真冤枉，他並沒有什麼比不上甲學生的，為什麼偏該他吃虧？讓他和甲學生做同學，同坐在一個教室裏，同受一位教師的教導，豈不是主持教育行政的人應該做的？在事實上，讓丙學生和甲學生做同學，也沒有什麼困難。除了走紅運的經濟系，機械系，土木工程以外，常常聽說某大學的本國文學系某年級只有四個學生，哲學系某年級只有一個學生，數學系某年級只有兩個學生，物理系某年級只有三個學生。某大學的四個，一個，兩個，三個，加上另一大學的總之不到五數以上的若干個，或更加上第三個大學的總之不到五數以上的若干個，該不至於增加註冊課和教師的麻煩。

吧。然而，像丙學生似的受冤枉的情形可以免除了，如果合併之後都由頭等教師教導的話。

還有一種情形。各大學自知角色不很齊全，常想羅致角色，以求班子的比較完整；因此，被認為角色的教師常有更動（我沒有說連任至十年以上，得到教部獎勵的教師不是角色），上學期在甲大學，這學期在乙大學了。就教師說，來去自由，本無障礙；可是就學生說，事情便沒有這麼簡單。那教師如果確是角色的話，得到他的學生固然不勝其歡喜，而失掉他的學生便將不勝其懊惱；有歡喜的，同時必然有懊惱的。超出了學校的界限來看，學生是平等的，為什麼該薄於此而厚於彼？這在被羅致的角色和羅致角色的學校，都是交代不過的。現在談合併，當然不能把許多大學合併為一個大學；但是合併以後的若干大學就可以各成為班子比較完整的大學。那時候，學校方面羅致角色的事實，角色方面從此到彼的更動，即使不能絕對沒有，總得減少許多；而且，有也不至於對學生交代不過，因為每個大學的班子都是比較完整的了。

大學得有設備。從前有人以為高大洋房是大學頂重要的設備，其實倒不是。

現在的大學大都是草房子，也過得去。但草房子裏聚集着一羣教師和學生，單憑口耳授受，到底不是辦法。如果口耳授受就可以了，何嘗不可以筆墨授受，辦個通信講習班？又何必受了許多辛苦，大家來聚在一塊兒？大學頂重要的設備是圖書和儀器兩項；教師和學生所以要聚在一塊兒，大半就為他們的授受和研究離不開這兩項憑藉。這道理大家知道（除了以高大洋房為頂重要的人），不必多說。

我所要說的是：現在各大學這兩項的設備，原先辦得完善不完善且不說；目前要打算新置，自然無從說起；而原有的一些，因為遷徙和轟炸，有的是七折八扣了，有的是所餘無幾了。可是教師和學生對於這兩項憑藉的需要，現在不比往日或將來減輕。大家在抱殘守闕的狀況之下，即使絕對認真努力，也難得到足夠水準的成績；這不僅是教師和學生個人的苦悶，也是民族和國家鉅大的損失，主持教育行政的人應該請統計專家統計一下的。如果能夠合併，幾個大學的「殘」和「闕」聚在一塊兒，當然不就是「完」和「整」，但至少可以減低「殘」和「闕」的程

度；不夠理想的辦法總比沒有辦法好些。

合併大學，最難處理的是人事問題；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必然有許多人起來反對，如前面所說的，從校長到校工。可是我以為那種人事問題是可以不發生的，只要大家記着公共場所張掛的「天下為公」那句話，而且真正懂得那句話。

合併之後，必有若干本來當校長的人不得再當校長。他們如果想，某大學是我的王國，我有支配它的全權，現在却破滅了；或者想，某大學是我的事業，我憑着它施展我的抱負，現在却完結了；或者想，某大學是我的心血的結晶，我辛辛苦苦給它造成了優良的校風，現在却付之流水了；這樣想的時候，自不免引起感情，覺得不能忍受。然而這些想頭，在程度上和質地上雖不一樣，却都脫離不了那在「公」字反面的「私」字。從「公」的方面說，凡是「權」必得伴着「能」和「效」；只要有「能」「有」「效」就行，由哪一個人操持它是可以不問的。你想你原有支配大學的全權，現在你的王國破滅了，因而感到孫猴子沒棒弄了似的悲哀；這豈不是說那個權是注定的必須由你操持的嗎？再說事業。從「公」的方面說，事業的可貴不

在出於某一人之手，而在對於公衆有實際的效益。你想某大學是你的事業，假定你的事業確然有實際的效益，依「不朽」的看法，你的功德將永在人間，並不就此完結；何況合併之後，教育仍在進行，一般學生仍在受業，就是從形迹上看，也並不就此完結。你一定要認拿在手裏纔是事業，放開了手便是事業完結，豈不是只見自己而忘了公衆？再說優良的校風。校風存在教師和學生的精神上，決不存在某大學那塊招牌上。兩種校風若都是優良的，會合在一起的時候，必然相成而不相剋；譬如甲校的校風是樸實，乙校的校風是精深，會合在一起，既樸實又精深，豈不更好？而從辦教育的「公」的觀點說，幾個大學合併起來，它們各個的優良校風必被保持，正如它們各個的不良校風（如果有的話）必被剷除，那末，你的某大學的優良校風又怎麼會付之流水？現在你竟發出「付之流水」的歎息，未免太相信自己面太不相信人家了。我想，不得當校長的人若能想透以上這些意思，就會見到自己的憤憤只是「私」字作祟，而「私」是要不得的；他們將不反對合併了吧。

合併之後，必然有若干本來當教師的人不得再當教師。他們的不得再當教師，唯一的理由應該是不夠教師的水準。我不能說這該由誰來審核，是學術審議會還是其他機關；但我以為必須經過一番精密公正的審核。那審核假定確是精密公正的，不得再當教師的人就只有忍受。同時也可以自己審核。我對於某學科，有自己的一點兒嗎？我能夠訓練學生，讓他們各自得到他們的一點兒嗎？如果答話是否定的，就只有毫不容情的給自己一個不及格。這並不是不知自尊；教育是至公的事情，在着手建國大業的今日的教育尤其是至公的事情，我幹不了，老實承認幹不了，正是極端的自尊。要能這樣，似乎其人須有聖人的修養，「情順萬物而無情」；其實也不需要什麼聖人的修養，只須明白公私之辨就行。從「公」的觀點看，我的不夠水準已經人家和自己審核定了；還有什麼可以憤憤的？若覺面子上不好看，因而憤憤，這是「私」。若說我曾拿過大學教師的薪俸，還有米貼，還有家屬平糶米，現在可沒有了，因而憤憤，這也是「私」。為「私」而憤憤，豈不成爲「小丈夫」？我想不得再當教師的人若能這樣存心，他們將不反對合併了。

吧。

還有，有些人抱着和某些人可以合作或和某些人不能合作的意念；從這意念推行開來，便走上了反對合併的道路。其實，就大學教育而談合作，那樣的應是絕對不含感情成分的學術。如果彼此都對着那標的努力，那怕在某項人事上是仇敵，也可以合作；即使學說不同，所見各異，至於互相辯論攻擊，也還是合作，因為被此標的一致，無非要求一個「是」和「真」。而有些人所謂可以合作或不能合作的人，往往並不指其人對那標的努力不努力而言，不過表示是不是我的朋友，同學，同鄉，諸如此類而已。朋友，同學，同鄉，諸如此類的結合，或者純憑感情；或者別有利害關係，總之都由於「私」（這裏的「私」字不含一毫貶義）；和常語所謂「學術者天下之公器」是不相干的。我想這些人如果想清楚了這一層，他們的「合作論」也該可以收起來了吧。

合併之後，或將有一部分學生起來作「議校運動」，宣言書上也許寫着「校存魚存，校亡與亡」的沈痛語。這種對於學校的忠心是值得感佩的，但認識不免有

些錯誤。一個學校不比一個國家。國家滅亡了，做亡國奴當然是不能忍受的。學校和別的學校合併起來了，實際上並沒有「亡」，學生也仍然可以求學，而且可以比原先求得更好，爲什麼要幻想一個「亡校學生」的名詞來痛苦自己呢？從河軍閥時代，有力者摧殘教育，便利私國，學生起來反抗是有道理的。現在的合併，爲學術文化着想，也爲全體大學生着想，是大公的事情，學生正該歡迎之不暇，又何須亂用感情，隨便反對？

至於校工，可以不說了。合併起來的大學規模擴大了，校工名額想來也要增加。即使不爲大學服務，在勞力神聖的今日，去做別項勞作，也很容易得到更多的工錢。校工是不用愁的。

以上說得太簡單了，我知道反對合併的人可以舉出一百種理由來，是以上所沒有說到的，而且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我可以說，剝去他們的「故」和「理」的罩衫，必將看見個深印着「私」字的裸體。他們如果剝去深印着的「私」字，「故」和「理」的罩衫也就無須穿了。我不敢担保他們都能剝去；可是我爲他們應該剝去。

變相的語文教學

有人說現在中學課程太多，五花八門，使學生應接不暇。我說現在中學課程並不多；除了英文，只有一門，便是國文。從中學往下，小學的課程似乎也不少；然而也只有一門，便是國語。從中學往上，大學的課程真所謂五花八門了；然而除了國文以及第二外國語，也只有一門，便是英文。

讀者或許要懷疑我沒有看見過大學的課程表，沒有參觀過中學的實施情形，甚而至於沒有跨進過小學的校門。我本來想竭力辯解，說我看見過，參觀過，跨進過；可是辯解自辯解，懷疑自懷疑，各人有各人的自由，辯解又有什麼用處？我還是說幾個實例罷。

一個小學上自然課。課本攤在書桌上，學生看到「常綠樹是四季常綠的，落葉樹是秋冬落葉的」這樣的文句。教師講解了，「常」字什麼意思，「綠」字什麼意

思，「落」字什麼意思，「四季」什麼意思，「秋冬」什麼意思，一一說明，不厭其詳；然後再串起來說：「一年四季總是生着綠葉子的那種樹，叫做常綠樹；到了秋天或是冬天落掉葉子的那種樹，叫做落葉樹。」的鈴……的鈴……下課了。

一個中學上勞作課。教師受了學生的敬禮，回轉身去就寫黑板，一向寫，一面看手裏的「腳本」。最先寫上六個大字：「書架子的製造」。接着是個小標題：「書架子的材料」。隨後便是木與竹都可以做書架子，從價值方面說，竹比木便宜，從效用方面說，木比竹堅實；以及什麼木什麼木都可以做書架子，哪一種木最好，可是價貴，哪一種木最差，可是便宜，諸如此類。寫完了一段，再來個小標題：「書架子的製法」。隨後便是書架子的大小，視需要而定；假定他五尺高，分作六層，每層該多少高，橫該多少寬，諸如此類。第二段沒有寫完，下課鈴響了；教師這才面對着學生開口道，「今天來不及講了，下一回再給你們講罷。」

一個大學上教育學的課。教師先在黑板上鈔了滿版的英文，教學生照鈔在筆記本上；然後用國語講解那滿版的英文，教學生記錄在筆記本上；待學生記錄完

畢，便抹掉第一版，再鈔第二版。在第三版還沒有抹掉的時候，下課的鈴聲就幽遠而近，漸漸的清朗起來了。

坐在位子上，聽教師講解課本或講義上的文句；拿起筆桿來，鈔寫教師的版書，記錄教師的講解；這就是各級學生在教室裏所做的全部工作。不問是社會或自然，是公民或理化，是什麼學或什麼研究，科目雖然不同，工作的方式却並無二致，都與上國語課，國文課，英文課的情形差不多。所以按實際說，社會或自然便是內容專講社會或自然的國語；公民或理化便是內容專講公民或理化的國語（中學教本或講義也有用白話編的）或國文；什麼學或什麼研究（只要是外來的）便是內容專講什麼學或什麼研究的英文。而這三科本來沒有特殊的內容，非牽涉到其他各科不可的。我說大中小學的課程只有英文，國文與國語，意思就在此。

你若請教語文教學專家，他們一定要說學習國語，國文，與英文，除了聽講，鈔寫，和記錄外，學生該做的工作還有很多。爲了教師不能列一輩子站在學

生的面前，學生非由自己的努力去閱讀許多書籍文字不可，他們主張學生在課前應做預習的工作。爲了預習未必能夠到家，不免有錯誤與疏漏的地方，他們主張學生在課間應做討論的工作。爲了語文的學習重在養成習慣，僅僅懂得還不夠，要能運用自如才行，他們又主張學生在課間與課後應做複習與練習的工作。然而作主張是一回事兒，實際教學又是一回事兒。你若去打聽大中小學的學生，他們就會告訴你，他們上英文課，國文課與國語課的時候，只須聽講，鈔寫，與記錄好了，再沒有別的。

這四個很素樸的想頭：學生猶如一個空瓶子，胸中沒有什麼；現在給他們一本書，一篇文字，逐字逐句給他們講一遍，又寫一點注釋或表解在黑板上；他們聽過一遍，鈔過一遍，書中的文字中的內容與方法便一齊裝進去了。這又是個很省事的辦法：要學生預習，就得給他們一些指導或暗示；要學生討論，就得給他們一些糾正或補充；要學生複習與練習，就得給他們做許多督察與訂正的工作；那多麻煩！現在不要學生做什麼，讓他們坐在那裏光是聽，光是鈔，那豈不乾脆

得多？這就是一般的語文教學所以如現在情形的原因。

我這裏並不想討論語文教學如現在情形的效果是好是壞。我只是說明現在的語文教學是這樣情形：大家根據一個很素樸的想頭，採用一個很省事的辦法。而其他各科的教學，教材儘管五花八門，實際都如現在的語文教學一樣，解字義，講文句，作注釋，立表解，下課鈴響，一了百了。這不是可以看出我們的教育家有如下的共通認識嗎？他們以為一切的知識與技能，非通過文字無法授與；一切的訓練與陶冶，非通過文字無法着手。所以必須有書為憑，給學生講胡文句，實做「教書」。他們又以為只要通過了文字，一切的知識，技能，訓練，陶冶，便化為學生的血肉，使他們漸漸充實起來。所以學生除了靜聽講書，鈔寫黑板上的文字，紀錄教師口頭的講解而外，不用再做別的。

從這種認識推想開來，自然覺得教學的對象是書本，而，是具體的事物；「為學」兩字並不包含廣多的意義，不過等於「讀書」而已。什麼設計教學法，什麼道爾頓制，以事物為中心，以多方研究為學習門徑，那只是些富於幻想的好事

者的玩意兒，標新立異，無裨實際。我們的教育家只要守着個最簡要的辦法：拿書來教，便抵得那些好事者的全部努力了。有人說，除了語文學科而外，其他學科的教學都不妨脫離書本文字；即使不完全脫離，書本文字也只是工具之一種，而不是終極的目的。這樣說法，我們的教育家當然不能同意。所以抗戰開始以後，各地鬧「書荒」，在學校中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歎聲：「沒有教本，怎麼能教呢！」照我們的教育家的意思，就是教「體育」，也祇有一本教本才行。——「體育教本」確實有的，你可以去翻商務印書館的「圖書彙報」。

在這樣教學情形之下當學生，雖說科目繁多，樣樣都要學習，其實卻是簡單不過的事兒；只要像準備去上國語課，國文課，與英文課一樣，帶一雙耳朵，一雙眼睛，一本書，一本筆記本，一枝鉛筆或鋼筆（大學生就得是自來水筆，現在的風氣如此），保證你沒有錯兒了。你倒欣幸你沒有遇到那些想出設計教學法與道爾頓制之類來的好事者；否則你得去搜集，觀察，比較，綜合，試驗，實習，那是多辛苦的一串工作啊？除了聽講，鈔寫與記錄，你一樣都不用做；教師偶而

在講解中間添一句笑話，插一個故事，你就情不自禁的笑一笑；上物理化學之類功課的時候，教師偶而揭不幾張掛圖，作一個實驗，你就如新年間看了「年畫」與戲法那樣開一開心；今天如此，明天也如此，這個學期如此，下個學期也如此，不是太舒服的生活嗎？通常說，學生時代是黃金時代，就不必消費太多的心思與功力在功課上那種舒服而言，的確不是誇張的話。

但是，假如有一個人，絕對不熟悉現在教育的實況，他跑進無論哪一級的學校參觀一天兩天，必將驚訝的想道，「平常人聽了兩個鐘頭的平鋪直敘的演說，就會打呵欠，伸懶腰，用鞋底擦地板，給演說者暗示，讓他趕快把演說結束；這班學生天天聽講，年年聽講，某字什麼意義，某句怎樣講法，無非那一套，他們怎麼忍受得住的？」他或許還有奇怪的想頭，「看他們一聲不響，誰知道他們的心思在哪兒？說不定會如孟子上說的『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吧？或者無思無慮，空空洞洞，像禪家的入定吧？」他如果是一個慈悲的人，更將往深處去想，「游心外務，訓練清楚頭腦的障礙，心無着處是趨向朽木死灰的途徑，而他們的

情形恰正如此，太可憐了！太可憐了！讓他們多做一點事吧！用他們的心，用他們的手，用他們的口，無論怎樣，都是好的。退一步說，讓他們跑出教室來種一方地，鋸一根木頭，甚至於跑跳一陣，爭論一陣，也是好的。只要不再教他們聽講那變相的語文功課，以至陷入游心外騖或心無着處的魔境，他們就有福了！」

這個人的想頭如果是「旁觀者清」，那末，不必消費太多的心思與功力在功課上那種舒服，未必就是現在學生的幸福了。他們的幸福或在正在和「情形之下，就是：教師糊塗一點，放棄他們一切功課一切訓練的授受必須通過文字的那種信念；同時馬虎一點，雖然有一本教本或一份講義在手頭，可不全像教國語，國文，與英文那樣逐字逐句的講解；同時又殘忍一點，不惜讓學生勞心勞力，提出一些問題來，指出一些工作來，教他們自己去搏鬥，搏鬥而遇到了困惑的時候，然後請教教師，教本或講義。然而我們的教育家却多數是不肯糊塗，不肯馬虎，又不肯殘忍的。

有一天，學生離開了學校，睜開了教師的講解，不得不開始用自己的心與

力，與當前的事物打交道。當他們發見樹葉怎樣發芽，果實怎樣長成的時候，驚奇着造化的神妙，感到莫大的快慰。當他們悟出某一種自然勢力怎樣推移，某一項歷史事蹟怎樣演變的時候，欣賞着自己的成功，懷有自來的物理學家史學家同等的驕傲。尤其當他們作專門研究，作實際事務，起初茫無頭緒，暗中摸索，昏頭搭腦，忽然望見一線光明在前面閃耀的時候，那歡喜與滿足宛如窺見了宇宙全部的祕奧，不禁要跳起來喊道：「從今以後，可以安身立命了！」但是他們的記憶力如果不太壞，總有時候會想起從前學生時代的種種；只要一想起，他們便將爽然自失。原來他們的快慰，驕傲，歡喜與滿足，本該在學生時代早就享受的，現在却拖延到多少年後才享受，還值得高興嗎？只有自認倒楣的份兒罷了！

教師本位，與學生本位；一切的授受必須通過文字，與可能與事物直接打交道就直接打交道；專教學生聽講變相的語文功課，與多教學生做搜集，觀察，比較，綜合，試驗，實習等工作；這些是舊教育與新教育的分界的標識。依通常說，新的不就是好的，所以捨舊趨新也未必是天經地義。可是在「教育」高頭加上

了「新」字，而且要大吹大擂把那種新教育「興」起來，必然是舊教育有了毛病，新教育值得仰慕。我國興新教育幾十年了，學校，課程，訓育，導師等等名詞，從前沒有的，現在有了，的確是「新」。然而就實際考察，各科教學都是變相的語文教學，而且是從前私塾時代的語文教學，那是「新」還是「舊」呢？

現在大家看重教育；復興民族，建立國家的重擔子，都放在教育的肩膀上。這是不錯的。不過有一個根本條件，教育必須真是「新」的才行。

致教師書

一 多刺目的兩個字啊

x x :

來信收讀了。一個初出茅廬的教師，對於教育不免也有些美妙的想像，聽見在行的同事說，這兒的學生非用責打不能制服，你得好好保持你的威嚴，自然會不相信他的耳朵的。你的驚異是無怪其然。就是我看你的來信也有些悵悵，因為這兒的教育廳已經三令五申的告誡學校，說訓育上不得再用體罰，而你那個學校仍舊把體罰看作唯一的法寶，使我想得很遠，想到人們的覺解何以相差得這麼多，想到我國的教育到底有無改進的希望……結果就來了悵悵。

體罰對於學生心理上會發生什麼影響，讀過教育課程的人，誰都可以說上一

大串，我不想說。我要說的，是你來信中所提及的「制服」這兩個字，多刺目的兩個字啊！站在利害不同的兩邊的人，勢力較強的一邊，要維護自己的利益，用種種方法來壓倒對方，使對方沒法動彈，這就叫做「制服」。工廠主對於勞工，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人民，手段或硬或軟，各有巧妙不同，歸結，都不離「制服」這個大題目。可是，教師跟學生，也是站在利害不同的兩邊，像工廠主跟勞工，帝國主義國家跟殖民地人民一樣嗎？我用盡我的智力，無論如何找不出彼此的相同之點來。然而居然用得着「制服」這兩個字，可見在說出這兩個字的教師的心目中，他自認是跟學生「對立」的了，而且「對立」得「麼兒」，往極端說，竟與帝國主義國家跟殖民地人民不相上下。既然「對立」了，還有什麼「教育」可說？「教育」能在教師跟學生「對立」的情狀下進行的嗎？可惜他手中只有教鞭，只有戒尺，我想，如果他能夠向軍械處領到一挺機關槍，他一定更覺得樂意，會經常的把那機關槍架在訓育處門口——一挺機關槍比起教鞭跟戒尺來，更可以把「對立」的學生「制服」得伏伏帖帖。

你說你不願聽從在行的同事的話，舉起教鞭或戒尺來「打」學生。你說如果環境使然，非舉起教鞭或戒尺來「打」學生不能耽下去的話，你寧願捲鋪蓋走路。你這一關不願，一個寧願，我都極端贊同。這是準備認真當教師的人的起碼條件。爲什麼說起碼？因爲像你這樣，至少表示你並不跟學生「對立」，而教育的一切施爲，必須不跟學生「對立」才談得上。你若一想到「制服」，一動手「打」，你就跟學生「對立」了，那時候，你的指導跟訓誨就蒙上了壓迫者跟侵略者的色彩，任你說的是金玉良言，對學生全無實益——他們憑什麼要領受你的呢？你說寧願捲鋪蓋走路，對，環境迫着你教你非照樣做不可的時候，那就表明你不能再那個學校裏當教師了，自宜一走了事。專任的薪水跟幾斗的米雖然可戀，但做事做得成個樣兒尤其要緊，不成個樣兒而勉強要做，是痛苦也是罪惡。

其實環境也不會迫着你非「打」不可的。你的在行的同事慣用他們的辦法，你不妨試用你自己的辦法。像你當血朝我說的，你願意做學生的同伴，哥哥，跟他們一塊兒生活，盡力指點他們，幫助他們，這個話雖屬於原則，彼此推

到實踐方面，就有了你自己的辦法。學生又不是天生的小流氓，小強盜，你好好的做他們的同伴，開誠相與，情同手足，他們又何至於硬要跟你搗蛋？你自己正是當學生過來不久的人，教師對你怎樣，你就對教師怎樣，這在你心中一定有數。一個隨時隨地為你設想替你幫忙的教師，你肯故意跟，搗蛋嗎？即便他偶而回答不出一個問題，偶而說錯一兩句話，你肯就此瞧他不起嗎？我相信，當教師的不必裝作「萬能博士」，也不必裝作完全無過的「聖人」，這些虛偽的架子全無用處，只要你跟學生站在一邊兒，不跟他們「對立」，你便已悟到了這起碼的可是基本的一點，你的辦法必然行得通，你可以做一個成個樣兒的教師。你不用擔憂，恐怕同事們譏笑你，說你討學生的好，或者說你害怕學生。學生知能方面由你的努力而得長進，就是你必得不錯的真實證據。萬一同事們嫌你破壞他們的例規，跟你不合作，迫得你非離開不可，反正你已經下了決心，「寬路窄舖蓋走路」，那時候自有親近你愛戴你的學生們抱着依依不捨之情歡送你，你的捲舖蓋走路也就一無愧怍了。

在我的當教師的朋友中，有兩位是最難忘懷的，他們都故世了。一位是吳賓若先生，與我同在一個高小，他當校長。學生犯了過失，或是早晨遲到，或是與人口角，他就把那學生招到面前，細細與他談話，探問他犯過的原因，指導他補過的辦法。有些學生爲了害怕或慚愧，往往死不開口，吳先生就又換個端緒來談，然後回到原旨，非到學生開了口，而且面貌上現出了衷心領受的神色不休。這樣一回談話延長到兩三個鐘頭是常事，吳先生寧願任飯桶裏的飯冷卻了，泡些熱湯下肚。還有一位是創辦立達學園的匡互生先生，他因學生的過失看作他自己的過失，每逢跟犯過的學生談話，他往往先滴下眼淚來。學生受了感動，有時就與匡先生相對流淚，甚至相對出聲而哭。這兩位先生的辦法，近於「愛的教育」式，屬於所謂「博教育」，也有些人不甚贊同，因爲這樣太軟性了，不足以鍛鍊學生強毅的意志。可是，模仿現在流行的說法，他們都是認定「學生第一」的，教育事業既是「爲學生的事業」，在認定「學生第一」這一點上，他們總該受人敬佩。我不知在現在的教育界中，認定「學生第一」的究竟有多少人。此刻我寫回信給你，

提起吳匡兩位，意思自然在希望你也認定「學生第一」。我記得你當面朝我說的話，我相信你不會辜負我的希望。

二 幾派的訓育辦法

××兄：

你當教師經歷了四五年，當訓育主任却是新近的事，你說有沒有意見告訴，給你作個參考。我從來沒有當過訓育主任，訓育該怎麼實施，意思中沒有一點兒影子，對於自己的兒女，也不知道該怎麼個訓法。我實在不能有什麼意見告訴你。可是，我常常接近教師跟學生，對於學校裏的情形知道一些，知道之後，心中不免起了反應，有時認為這樣很不錯，有時認為那樣不見妥當。現在就把這些寫給你看看，或許對你有些微的用處。

有些教師管訓育，抱着個「不許主義」，不許嘻嘻哈哈的笑，不許蹦蹦跳跳的跑，不許看小說，不許自己拆收到的信件，這也不許，那也不許，彷彿學生的思

想行動沒有一種要得的。這種「不許主義」的結果，可以把學校弄得Very安靜，很嚴肅，可是安靜之中流瀲着冷氣，嚴肅之中透露着蕭瑟。學生個個像惡姑面前的童養媳，閻王殿下的小鬼，一副被「吃癩」的形色。學生被「吃癩」正是訓育的成功。然而沒有想到一層，訓育的本旨並非「吃癩」學生。學校裏固然需要安靜與嚴肅，但尤其需要熱氣與活氣，把學生逼成童養媳與小鬼，藉以換取安靜與嚴肅，這算什麼道理？大凡人生經歷，習慣既久，便成自然，如果學生習慣於被「吃癩」，一輩子具有童養媳與小鬼的習性，這一筆造孽的賬可是訓育老師也負得起的？並且，你要「吃癩」學生，學生未必就老實被你「吃癩」，提防築得越嚴緊，潰決起來水勢越洶湧，這就來了學校風潮。通常見解總以為鬧風潮是學生的過錯，但是在「不許主義」的訓育之下的風潮，所有過錯是否都該歸罪學生，是值得考究的。

有些訓育老師恰正相反，守着「無爲而治」四個大字。早晨升旗時候，學生七零八落，唱起國歌來，參參差差，有氣沒力，他們不管。學校生活太無聊了，學生悶得慌，有的從教室中溜了出來睡懶覺，有的索性坐在茶館裏吃開茶油煙捲

兒，他們不管。社會引誘力太強大了，學生不免豔羨，也結交個三朋四友，談談「飛機」經絡，弄一枝手槍耍耍，他們不管。他們一隻眼睛睜開，一隻眼睛閉，一個耳朵開，一個耳朵閉，只要事情不逼到面前來，或是擋在面前而可以轉過頭去避開，他們就一概作爲不見不聞。這是最省事的辦法，無爲而治，落得安閒清靜。可惜仔細想想這個「治」字，就有些未能釋然。學校裏要夠得上個「治」字，至少每個學生的生活都得七軌道，進一步，更要使每個學生的生活逐漸上進，逐漸充實。像你這樣不見不聞，任學生過着懶散的腐敗的生活，你的「無爲」固然做到了，可是學校的「治」又在哪儿？

以上說的兩派訓育老師，做法雖然相反，却有一點相同，他們的訓育都是消極的。現在再談談積極的。有些老師特別相信訓話的功用，以爲自己口裏說出什麼來，學生耳朵裏就聽進什麼去，而且一聽就明白，就記住，就運用到思想行動方面去。他們每逢紀念週，朝會，各種各式的集會，從不肯放棄訓話的機會，一訓就是一個兩個鐘頭。至於他們的材料，常常是些抽象的道德節日，八德啊，四

字校訓啊，十二守則啊。講到禮，就反來覆去註釋這個禮字，發揮這個禮字，講到義，就反來覆去註釋這個義字，發揮這個義字。他們的訓育是積極的，他們要學生好，希望學生接受這些道德節目，這毫無疑問。可是，他們沒有思想，喋喋不休的訓話與抽象的道德節目，對於學生的思想行動到底會有多少影響。大凡在教育學心理學方面稍稍有些研究的人，都相信思想行動的長成，必須隨時隨地，就事事物物上養成習慣，才屬可能。說到養成習慣，就決不是聽聽訓話可以了事的事。第一，必須實踐，第二，必須持之以恆，不能實踐了一回兩回就丟掉。現在專重訓話，不很顧到實踐，未免把訓育看得太簡單了。並且，本該是就事事物物上養成習慣的，現在，却只用抽象的道德節目，學生聽了禮啊義啊的一大套，只覺得迂遠難行，與自己的生活聯不起來。結果，學生的一言一動還是表不出誠敬，辨不明是非，與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一樣。這就可見這一派的做法也有毛病。

另外還有一派注重實踐，常常提出一項道德節目，在一個時期內作為訓育的中心，教學生身體力行。他們於是標出「仁愛週」、「和平週」等等名目來。在「仁愛

週」裏，大家要與師長同學相愛，要愛惜花草，要愛護小動物，甚至一個螞蟻也不可踩死。在「和平週」裏，大家要好好相處，你問我「你好呵？」我得回你一句「你也好？」相罵打架當然要不得，最好相見的當兒，未開言先陪一副笑臉。這樣的訓育似乎無可批評，可是我常見些「一暴十寒」的情形，這就有問題了。「一暴十寒」的情形怎樣呢？譬如「仁愛週」過去了，事情就此完畢，往後不說一個螞蟻，就是作弄一個同學，使他摔交撞倒，以致頭破血淋，也不當一回事了。前面說過，養成習慣必須持之以恆，現在想在一個什麼週內養成什麼習慣，過了那個週就去開不管，試問能不能收到實效。咱們知道咱們的說話，走路，愛父母，守公德等等習慣，都不是從這種「一暴十寒」的辦法養成的。做一個人，確乎需要各種的好習慣，好習慣累積得越多，其人的生活越上進，越充實。像上面說的「一暴十寒」輪流串習的辦法，却說不上養成習慣，更說不上累積習慣。

我開頭朝你說，「有時認為這樣很不錯，有時認為那樣不見妥當，」現在看看上面寫的，都屬於不見妥當的一方面，很不錯的一方面一點也沒有說。老實說了

吧，開頭我這麼說，只是順着語氣之自然，按實際說，很不錯的却不大有。也許有是有的，可是我沒有看到，或者我的觀察不精，思慮不周，因而看不出來。我想單說了不見妥當的一方面，也未嘗不好。你如果以為我的話有幾分是處，就會在前面所說的幾派以外，自己去尋求實施調育的辦法。我與你不客氣，不妨直說，你自己尋求得來的辦法未必就對。但是前面所說的幾派的毛病，你總可以不犯了。這一點消極的作用，是我僅能貢獻給你的。

你尋求有得，希望隨時告知。我雖然不在教育界，可是很樂於知道學校裏有一個認真盡職，真能使學生受益的調育主任。

三 新的傻子

x x 先生：

接讀來信，知道您預備回湖南，設法辦個中學，而且希望甚大，如果辦得順手，就將終身以之。現時大家都有些樁樁皇皇，為生活歎氣，為物價皺眉，彷彿

過日子只是勉強應付，並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正軌；而您却想手創一個終身以之的事業，寧走遠路，不貪近功，目的無非爲當前的建國大業效力，這教我非常欽佩。我願以如願以償，學校真個辦成功，而且辦得順手，在十年八年之後，大家心中都記住您的好成績。

現時學校的數目也不算少了，大學是至少一省一個，中學是至少一縣一個，國民學校據說每保有一個，若就學校的數目看，似乎教育頗受重視，教育事業正在逐步進展中。可惜學校的意義並不等於教育，教育的受重視與否，逐步進展與否，還得就另外一些條件看。咱們眼見的實況是一般人辦教育往往像衙門公事那麼辦，像商業生意那麼做，且不談另外一些條件是什麼，衙門公事跟商業生意決不與教育同類是顯然的；從此就可以推知教育實在沒有受重視，教育事業實在沒有逐步進展。據我的簡單想頭，目前的要圖不在乎添設什麼學校，而在乎把現有的學校好好的辦，不看做衙門公事，不看做商業生意，凡所實施都是名副其實的教育，這就很好了。可是您要更進一步，不從現有的學校入手，而想另外創設一

個新學校。據我平日所知於世的，您必然自有一套教育的理想在，所以不願修塢補漏，必須另起爐竈。世界有許多懷着理想的人被稱為傻子，您對教育自有一套理想，很可能立刻取得傻子的徽號。但這是多麼可愛多麼不容易取得的徽號啊！

在清朝末年，大家感嘆時局日非，那時候對教育抱着理想的傻子似乎很多。他們認為教育是一切的本本，只要興起教育來，政治，經濟以及其他各部門都解決了。他們於是開辦學校，三間兩間破房子就是校舍，找不到同志就以一身兼教各種科目；物質報酬一些也沒有，他們全不放在心上，寧願賣了自己的衣服，當了太太的釵環過日子。就現在想起來，他們的方法也許很陳舊，他們的教材也許不見新鮮；可是他們的心是熱切的，他們的信念是堅強的。如今四五十歲的人的心中，往往有一個幼年的老師永不能忘，非但永不能忘，而且自知着實受他們的益處——益處不定在各種知識方面，大部在精神上受着他們的薰陶。這班傻子留下這麼些影響，他們也可以驕情厚目了。到後來這種傻子何以會漸漸少起來，我沒有研究，不能說出他的原因。至於如今辦教育的人，似乎看出了從前那些傻子

的毛病，竭力反其道而行之；從前那些傻子認為教育是一切的根本，如今辦教育的人却相信教育不是根本，只配做政治，經濟各部門的尾巴，既然是尾巴，因循將事，得過且過，也就可以了，何必苦幹硬幹，徒然消耗自己的生命力？這是他們的全部哲學。我沒有接到您的詳細開示，不知道您所懷的教育理想是什麼；但是，我想，您一定不同意於如今辦教育的人的想法；同時，您與從前那些傻子必將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您將是個新的傻子。

募基金，相地皮，修校舍，這些事情麻煩而不太困難。有一件最困難的事情，不知道您已經得到解決了沒有？那就是集合同志，集合若干新的傻子，在一塊兒實現您的教育理想。我常常說「搭班子」的話，班子指戲班子。一齣戲要唱得好，必須個個角色都好，單靠一兩個主角賣力，就不成爲一齣和諧完整的戲，所以要唱好戲就得集合各項好角色，搭成個完美的班子。許多教師同在一個學校裏辦教育，就如唱一齣具有永久價值的戲，班子搭不好，根本沒有唱好的希望。如今學校裏最多的人事問題，人事問題是個新流行的名詞，依我的說法，就是班子

搭不好。猜忌，不合作，中傷，爲了分配尊師米鬧起來，公然怠工而學校當局無可奈何，這一類事情，咱們看見得太多，聽見得太多了。大家的心思放在人事問題方面多，自然顧到教育方面少；到了專門攪些人事問題，就完全沒有教育問題，其實學校儘不妨就此關門大吉了。您來信說得這麼毅然決然，一定要回湖南去辦學校，我想對於搭班子該已有了把握吧？不滿意教育現況的人，如今很多；不但消極的不滿，而且積極的懷着理想的人，也不是沒有；再進一步，有理想且有方法，認定此時此地的教育該從何處着手的人，當然比較的最少，但也決不致絕無僅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這這樣的傻子精神，當可發見一些傻子，吸引一些傻子。希望在您的班子裏，沒有什麼人事問題，彼此每時想的，每天幹的，都只是些教育問題。

下次惠書，希望告訴我您的具體辦法，就是說，您將怎樣實施您的教育。如果我所見到，自當竭盡我的淺見，跟您討論。何日動身，並盼示及。

四 關於禁止看小說

××先生：

現在給您寫這一封信，只想談一件事情。聽見貴校的幾個同學來說，貴校絕對禁止看小說。我就想跟您談談禁止看小說。

您也可以猜想而知，我寫這一封信是不贊成禁止看小說。我並不是因為自己寫過些小說，就把小說看作寶貝，以為非教學生看不可。我也不像有一些學生那樣，認為一切學科，一切作業，都可以丟在腦後，只消捧一本小說在手，就可以混過日子。我只想說，小說在教育上自有他的價值，教育者應該好好的利用他，以收教育上的效果；不好好的利用他，隨學生去亂看，這是消極的辦法，我不贊成；見學生亂看，覺得討厭，乾脆來個禁止，這是更消極的辦法；我更不贊成。

這兒我說小說，係指好的小說，先得提明。好的小說這個稱謂似乎有些空洞，誠然；但是我不便在這兒列舉若干小說，然後歸結一句說，像這些都是好的

小說，就只能用一個抽象的稱謂了。

好的小說都有充量的文藝性。所謂文藝性，粗淺的說，就是他不但教人「知」而且教人「感」；他不但教人看了就完事，而且留下若干東西，教人自己去思索，玩味。「感」比較「知」深入一層；「知」是我與事物對立，以我「知」彼，「感」是我與事物融和，彼我不分。再說留下若干東西，教人自己去思索，玩味，這就是所謂弦外之音，食餘之甘，比較弦停音歇，食盡味絕，受用處自然多些。一般人喜歡看小說，原因就在這兒。而青年人尤其喜歡，這就心理學方面說起來，自有種種解釋，咱們暫且不談；咱們只消想想自己，在青年時代不是也貪看小說，一部紅樓夢看了一遍又一遍，讀了迭更司的「賊史」，寫俄的「孤星淚」而久久不能去懷嗎？將自己比他人，就可知道青年人看小說實在是正常的事兒，絕對不宜禁止。

學校裏的課程各各分立，這是不得已的辦法，不分立就無從指導，無從學習。但因為分立了的緣故，每種課程往往偏於一個境界，如數學理化偏於邏輯的境界，歷史地理偏於記認的境界，公民訓育偏於道德的境界，等等。教育的最後

目標却在種種境界的綜合，就是說，使各各分立的課程所發生的影響糾結在一塊兒，構成個有機體似的境界，讓學生的身心都沈沒在其中。要達到這個目標，自然須待教育者竭盡心力，師生共同實踐，而讓學生看小說，也是一條達到這個目標的可能途徑。小說不偏於邏輯的境界，記認的境界，道德的境界，等等，他直接觸着人生，他所表現的境界是個有機體，以人生為他的範圍。青年人讀了許多小說，吸收了許多好的意思，獲得了許多人生經驗，因為那些意思與經驗都是通過了作者的精神的，青年人沾染既久，其精神也就漸趨高深，即使不能與作者並駕齊驅，至少也會與作者同其傾向。青年人的精神與出色的作者同其傾向，不正是教育所求的效果嗎？

在這兒，也許有人要說，要使教育收綜合的效果，有咱們的聖經賢傳在，給青年人讀些聖經賢傳就得了，何必讀什麼小說？這個話問得有道理，請容我回答。我首先要說明，小說跟聖經賢傳不是相反的，而是同類的兩種東西。咱們不能因見「聖經」字樣，過分的表示崇敬，見小說的名兒用個「小」字，抱着偏見特別的

瞧他不起。爲什麼是同類的兩種東西？因爲小說跟聖經賢傳都觸着人生，都是少數人高度的精神產物。二者在細節上，由於時代觀念不同，也許有些抵牾；但在大綱節目上，卻無不相同，聖經賢傳教人愛人，小說也決不會教人恨人。依我的想法，二者都應該讀；我決不像某些人那樣，寫到聖經賢傳就特別加個引號，以表示其諷刺的瞧不起的意思。可是，談到給青年人讀，就不能不有個緩急先後。聖經賢傳大多是古東西，現在人讀起來，先得打破一重語言文字上的隔閡，而青年人往往沒有能力打破。其次，聖經賢傳受着書寫工具的限制，大多寫得簡約，簡約之極，必須反覆涵泳，多方揣摩，方才能夠理會，而青年人不一定有這種能力。又其次，聖經賢傳就古代的社會與人生說話，雖然其中講多通乎古今的道理，而青年人總不免覺得隔膜一層，不甚親切，不如就近代與現代的社會與人生說話的來得感覺興味。又其次當然還有可說，現在且不說它。試取某些具體的例子來談談。譬如「論語」，我以爲是承愛固有文化的現代我國人必須讀的，但是教一個中學青年讀「論語」，必然遇到上述的三項困難，而感覺吃力。又如「史

記」，那是最富於小說味的著作了，但是一篇「項羽本記」往往使中學青年頭痛。所以，假如聖經賢傳非讀不可，也只能將程序排得後一點，分量定得少一點，而將同類的小說排得前一點，定得多一點，因為小說與聖經賢傳在教育上收同樣的效果，而在青年人心理上却比聖經賢傳容易領受。

您是國文教師，現在我要談到您的領域裏來了。國文教師的任務，一般人不大肯想，只覺得茫無畔岸；其實也很明白，只要指導學生，使他們能夠閱讀，能夠寫作，就可以俯仰無愧了。這兒單說閱讀。學生一輩子要看各種的書，所以在學校裏必須養成閱讀能力。聽教師講過了才明白，這不能算有了閱讀能力。必須自己看明白，不含糊，不誤會，不但字面的意義了悟無遺，就是言外的意義也體會得出，這才算有了閱讀能力。學生這種能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養成的，全賴教師給他們引導，譬如小孩子走路，起先是牽着手走，隨後是放了手，可是做着手勢跟住他，最後才讓他自個兒向前走去。教學國文的方法，細說起來雖然頭緒繁多，若能認定一點，使學生漸漸能夠自己看書，也就把握住了要領。閱讀不能沒有材料，國文教本當然是材料，但是死牽住一本國文教本還嫌不夠；因為閱讀能

力要在習慣中才能養成。而一本國文教本的習慣未免太少太淺。因此，在國文教本以外，教師必須指導學生看旁的書。教師指導得法，學生看旁的書也能像看國文教本一樣，在先是依賴的成分多，在後是自力的成分多，最後竟可以完全出於自力，這才真個有了閱讀能力，真個可以看各種的書，受用一輩子了。所謂旁的書當然不限於文藝部門的小說，關於修養的書，關於社會科學的書，乃至關於自然科學的書，都可以作為國文科的課外讀物；因為那些書都是用我國的語言文字寫的。而國文科所訓練的，就在使學生通過了我國的語言文字了解一切。不過，小說最容易使學生發生興味，是其一；教國文雖然不就是教文藝，但文藝的鑑賞實在是精神上的絕大補益，讓青年人得到這種享受，非但應該而且必須，是其二。爲了以上兩點，我以爲小說在國文科的課外讀物中應該佔較多的百分比。

說到這兒，我要結束了。小說在精神訓練上有價值，在語文教學上有價值，總括起來，就是他在教育上有價值。若是明達的忠誠的教育者，必將選定若干小說，收藏在圖書室裏，把那些書名大書在揭示牌上，並隨時鼓勵學生去看，甚至

限時督促他們去看。但是，貴校却完全相反，乾脆來個禁止看小說。我決不敢說您與您的同事先生們不明達，不忠誠，我以爲你們大概是少想了一想，做事情想得欠周到，往往會弄成不妥當的。

你們大概是怕學生看了小說耗費時間，以致旁的功課都弄不好，或者是見有些青年看了武俠小說就要往武當山去學藝求道，看了黑幕小說就想爲非作歹，幹那拆白黨的行徑，於是認定小說是青年人的毒害，無異於鴉片，非澈底禁絕不可。現在我先就劃一項說。你們若認看小說耗費時間，那就有個前提在，小說雖不是反教育的，而是非教育的。非教育的事物當然該排斥在學校以外。可是，像前面所說，你們如果以爲有些道理，就可見小說並不是非教育的，而確實是教育的。凡是教育的事物，教學生去認識，去實踐，都不是耗費時間，因爲付出的時間自可收得相當的代價。早晨練幾十分鐘早操，下午踢幾場足球，丟幾局籃球，爲什麼不說他耗費時間，妨害旁的功課，而加以禁止？原因是那些事項都是教育的。看小說總可以與練早操，踢足球，丟籃球列在同等的地位吧？你們既知道着

重學生體魄上的補益，也該不忽略學生精神上的補益。

再就後一項說。那些武俠小說，黑幕小說並非我這兒所說的小說，大概你們很能分別清楚；那些小說，不但你們不贊成學生看，就是我也不贊成學生看。不過，我的辦法不是出一道禁止看小說的布告。我並非要博得寬大之名，實在因為出一道布告沒有多大效果。你禁止他們看，他們聽命，不敢公然的不看了，但是他們偷偷的看，在被窩裏，在毛氈裏，在自修室的角落裏，你將他們怎麼辦？你說可以隨時偵察，暗中緝拿。這種偵緝隊似的手段，我就不願意施用在學校裏，且不多說；試問即吧讓你拿住了，私看小說，該當何罪？再說，他們怕緝緝得兇，在學校裏果真不看了，但是他們星期天在家裏看，放了暑假寒假大看特看，你又將他們怎麼辦？我說沒有多大效果，還是客氣的話，老實的說，禁止簡直毫無效果。你要使學生不看那些壞東西，就得指導他們看好小說，你的指導越周到，越深入，他們從好小說頭會到的就越豐富，越精闢。到了那個階段，他們再看到那些壞東西，將要惡心嘔吐了，隨即去開遠來不及，哪待你來禁止？這是根本的有效

的辦法，且適合於教育者的風度，希望你們採用。

你們如果以為我的話並非逞臆之談，請即取銷你們的禁令，並且指導學生看好的小說。

五 改文

××先生：

前天會面，暢談一陣，大快。臨別承您相問，貴校裏一學期教學生作五次文，似乎嫌少，練習不夠；要想增加幾次，可是所加改文費的總數不小，這筆錢無從支出；您要我想可有兩全的辦法。今天我想了些時，實在想不出什麼辦法可以兩全。學生作文要有進步，自然練習越多越好。單管練習，不給批改，學生就如冥行盲索，進步與否還是不可知，那自然要批改。但批改須由學校加付改文費，而貴校的預算裏沒有這一筆，您校長先生又不能自己掏腰包，那豈不是只好不增加作文次數了事？前天我答應您想想看，原以為這其間有一條轉變路，現在

知道事情簡單得很，您能增加改文費，就可以增加作文次數，您若不能，就讓學生作五次文算了。

我回答不上您的問題，却從您的問題想起了些旁的意思，就是關於批改方面的。您關心學生的學業，您希望學生筆下有進步，想來樂意聽我隨便談談。

一般校長先生看國文教師盡職與否，往往根據學生的作文本；不圈不點算是不盡職，圈圈點點算是盡相當的職，圈點之外又有添注塗改便是大盡厥職。督學跟視察員之類，看法也一種；走進學校查察國文教學情況，決不忘记學生的作文本，教師改筆詳盡與否記上考績的報告書。還有家長，見子弟的作文本上沒有一個教師的字跡，就不免說教師撒爛污，甚至寫信給校長提出質問；若見滿紙添注塗改，不由得心中歡喜，以為子弟筆下必然有通順之望了。

以上說的這些人的認識，有個共通之點，他們似乎都相信，只要把作文本批改了，學生筆下便會有進步。其實事情沒有這麼簡單。批改固然足以促進學生的進步，可是運用不得其法，也可以跟學生全不相干，徒然花了教師的一番心血，

學校的一筆改文費。怎樣是運用不得其法呢？請容我說下去。

有些教師改學生文字，喜歡將原作大段鉤去，有時竟將全篇不要，他考先生用自己的意思在行間寫上一大段甚至一篇。這就是運用不得其法的一個例子。作文是學生練習發表，不是要你教師發表。學生發表得不妥當，不合式，如意思想不到，道理見不透澈，詞語用不愜當，教師在這些處所替他改一改，使不周到的周到了，不透澈的透澈了，不愜當的愜當了，這才對學生有實益。學生原先不知道自己的不周到，不透澈，不愜當，現在知道了，這是實益。不但消極的知道了不對處，並且積極的知道了怎樣才對，這是實益。往後想意思，見道理，用詞語，將會多用一些功夫，不致再犯同樣的錯誤，這更是實益。現在可不然，教師把學生發表的抹殺了，他自己來發表一通。教師發表的，依理說，自然比學生高明，不過你儘管高明，對於學生的發表能力又有多少幫助？學生說的是東，他說東沒有說對，你幫助他，就得替他修改，把東說對了。你抹殺他的東，另外說個西，這不是幫助他，只是你自己逞能罷了。自己逞能的改文要不得，因為於學生

無益。——幸而這一派並不多見，在今日，一位教師擔任兩個半專任，所任鐘點填滿了任課表的空格子，雖有逞能的習性，也沒有下筆的餘裕了。

有些教師跟前面說的不同。他揣摩了學生的意旨改文，學生說更沒有說對，就幫助他把東說對了，這當然很好。可是為什麼那樣不對這樣才對，並不寫一個眉批在本子高頭；發還本子的時候，授給了學生就了事，也不加一些口頭說明，這又未免是運用不得其法了。改一次文，總要使學生多一次的了解，才算不自費功夫，才算於學生有益。現在默默的改了，默默的發還，這無非希望學生看了你的改革，能夠自己領悟，而且領悟得一點不錯，正同你的心思一模一樣。這樣的學生誠然有，可是難保有得很多，若望全班都能這樣，那更是絕對沒有的事。學生把改本看一眼也不追究個所以然，看過就丟了，這是常事；有的更馬虎，不看改文，只望望批在上面的分數或是等第，就把本子塞進抽屜裏去了，對於這樣的學生，教師改文縱然到家，實際並無幫助。要希望真個對他們有幫助，至少須要加上若干眉批，說明為什麼那樣不對這樣才對。能夠在發還本子的時候口頭說

明，當然更好。最好的辦法是在動筆改的時候，教學生站在旁邊，與他商量，共同想定該怎麼改。這當兒，教師真是站在輔助地位，給學生盡力了；學生的進步將月異而歲不同，那是必然的事。——也許有人要問我：你這辦法當然好，但是一班學生有七八十，担任三班，本子就是兩百多，要像你說的那樣一本本加眉批，一本本口頭說明，一本本招了學生來共同商量，即使不吃飯不睡覺，時間來得及嗎？我也知道時間來不及；我又想不出什麼辦法。解決這個難題，我這兒只是說，真要幫助學生，要把改文應用得其法，非這麼做不可。

我知道有些學校裏，教國文的教師不改文，另外有人專任改文，多少錢一本，像工廠裏的點工制。不知道資校採用這種制度不？語文科最重要的是養成好的習慣。讀跟作雖是兩項，可是互相因依，讀影響作，作也影響讀。養成讀跟作的好習慣，自然該由一手經辦。怎麼會想出這種分工制來！我真有些奇怪。專任改文的人不接觸學生，口頭說明或與學生共同商量，當然全談不到。教國文的教師也可以不負責，本子是他人改的，管他則甚！於是，用心的學生惟有盲揣瞎摸，不用心的學生堂而皇之丟開本子了事。這樣練習作文，要望進步豈不很難？再說，

改文也是教育行為中的一項，教育行為而至於行「點工制」，其教育意義也就微乎其微了。我曾經見過點工的改本，無非圈點點點，在不甚相干的處所鉤去數字，換上數字。點工當然不能精心，若要精心，就得多花功夫，就會減少工資。這種改本，與其說為學生的進步着想，不如老實拆穿的說，是為應付督學，視察員，家長的查問着想。本子總算改過了，對於督學，視察員，家長也就交代得過了。不過從教育意義上想，為應付督學，視察員，家長而改文，那只是報銷主義，其實不改也並不要緊；必須認定目標，改文是要幫助學生，使他們的發表能力逐漸長進，又必須選定方法，如我前面所說，那才是真正的教育行為。

任何事情，不想似乎沒有問題，想一想，要求實效，就會來許多問題。作文批改，大家認為習常的事，但要求實效，就有多少改革。您看了我這封信，如果覺得有些意思，不妨與貴校的國文教師討論討論。我想：如果把改文運用得真當，或者照舊作五次文也無妨。若有批改之名，並無批改之實，那麼，您即使願意掏出一大筆錢來充改文費，我也認為您慷慨得沒有意義。

我們的驕傲

我們四個四十五以上的人一路走着，談着幼年同學時候的情形：某先生上理科，開頭講油菜，那十字形的小黃花的觀察引起了大家對於自然界的驚奇；某先生教體操，說明開步走必須用力在腳尖兒，大家聽了他的話，就連平時走路也是一步一踢的了；爲了教廚夫爭竈，大家相約多吃一碗飯，結果飯桶空了，添飯的人圍着飯桶大聲呼喊，各各顯出勝利的笑容；爲了偷看紅樓夢一類的小說，大家把學校發給的蠟燭節省下來，等到搖了息燈鈴，就點起蠟燭來，幾個人頭湊頭的圍在一起看，偶爾聽到老鼠的響動，以爲黃先生查看寢室來了，急忙吹熄了蠟燭，伏在暗中連氣也不敢透……

重慶市上橫衝直撞的人力車以及突然竄過的汽車，對於我們都像淡淡的影子。後來我們拐了彎，走着下坡路，那難走的坡子也好像沒有什麼了。我們的心

都沈沒在回憶裏，我們回到三十多年以前去了。

鄭君拍着戈君的肩膀說，「還記得嗎？那一次開樂親會，你當衆作文，來賓出了個題目，你匆忙之中看錯了，寫的文章牛頭不對馬嘴，散會之後，先生同學都責備你，你直哭了半夜。」

戈君的兩頰上已經生滿濃黑的短鬍，額際也有了好幾條皺紋，這時候，他臉上顯出童稚的羞慚的神情，回答鄭君說，「你也哭了的。你當縣長，帶領我們到操場上去運動，你要踢球，我們要賽跑，你因大家不聽你的號令，就哭到黃先生那兒去了。」

「黃先生並不頂嚴，可是大家怕他，怕他又不像老鼠見了貓，是真心的信服他。」孫君這麼自言自語，好像有意把談話引到別一方面去似的。

我就接着說，「他的話不只是一句話，還帶着一股深入人心的力量，所以能教人信服。我小時候，常常陪着父親喝酒，有半斤的酒量，自從聽了黃先生的修身課，說喝酒有種種的害處，便立志不喝了，一直繼續了三年，在那三年之中，

真是一點一滴都不會沾唇。」

「教室裏的講談能夠在學生生活上發生影響，那是頂了不起的事情。」當了十多年中學校長的孫君感歎的說。

我們這樣談着走着，不覺已到了黃先生借住的那個學校，由校工引導，走上坡子，繞過了兩棵黃楊樹和一叢茂盛的慈竹，便到一座樓房的前面。上得樓梯，校工指着靠左的一間屋子，含糊地說了一句什麼，便轉身走了。我們敲那屋子的門。

門開了，「啊，你們四位，準時刻來了。」那聲音沈着有力，和我們小時候聽慣的一模一樣。「咱們多年不見了。你們四位，往常也難得見面吧？今天在這兒聚會，真是料不到的事情。」

我在上海和黃先生遇見，還在十二三年前。那十二三年的時間加在黃先生身上的痕跡，僅是一頭白髮和一臉纖細的皺紋。他的眼光依然那麼敏銳有神，他的軀體依然那麼挺拔不倚，豈但和十二三年前沒有兩樣，簡直可說三十多年來並

沒有什麼改變。我這麼想着，就問他一路跋涉該受了很多辛苦吧。

黃先生讓我們坐了，就敘述這回輾轉入川的經歷。他說在廣州遇到了八次的空襲，有一次定危險了，落彈的地點就在兩丈以外，他在生死渾忘的心境中體驗到澈底的寧定。他說桂林的山好像盆景，一座一座的拔地而起，形狀儘有奇怪的，可是沒有千巖萬壑茫茫蒼蒼的氣概，就只能夠引人賞玩，不足以移人神情了。他說在海棠溪小茶館裏躲避空襲，一班工人不知道利害，還在呼么喝六的賭錢，他就給他們講說，教他們非守秩序不可。

他說得很多，滔滔汨汨，有條理，又有情趣，也和三十多年前授課時候一個樣子。

等他的敘述告個段落，鄭君就問他自從家鄉淪陷直到離開家鄉的經過。

「我不能不離開了，」他的聲音有些激昂。「我是將近六十的人了，不能像他們一樣，糊糊塗塗的，沒有一點兒操守。我寧願擠在公路車裏跑長路，幾乎把腸子都震斷；我寧願伏在樹林裏避空襲，差不多把性命和日本飛機打賭；我寧願兩

手空空，跑到這兒來，做一個無業難民；我再不願停留在家鄉了。」

聽到這兒，我才注意那個房間。以前大概是閱報室或者學生自治會的會議室吧，一張長方桌七八個凳子以外，就只有黃先生的一張牀鋪，底下橫放着一隻破了兩角的柳條提箱，若沒有窗外繁密的竹枝，那個房間真太蕭條了。

黃先生略為停頓了一下，就從家鄉淪陷的時候說起。他說那時候他在鄉間，辦理收容難民的事情，一百多家人家，男女老小一共四百多人，總算完全安插停當了，他才回到城裏。於是這個也找他來了，那個也找他來了，要他出來參加維持會，話都說得很好聽，家鄉糜爛，不能不設法挽救啊，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啊，無非那一套。他的回答非常乾脆，他說，「人各有志，不能相強，你們要這麼做，我沒有那種感化力量教你們不這麼做，可是我決不跟你們做。」接着他憤慨的說，「這些人都是你們熟悉的，都是詩禮之家的人物。在臨到試驗的時候，他們的骨頭卻酥軟了。我現在想，越是詩禮之家的人物，彷彿應着重慶人的一句話，越是要不得！」

一霎間我好像看見了家鄉那些熟悉的人的狀貌，卑躬屈節，頭都不略抬起來，尷尬的笑臉對着敵人的槍刺。「在他們從小到大的訓練之中，從沒有機會知道什麼叫做民族的吧，」我這麼想着，覺得黃先生對於詩禮之家的人物的感想是切實的

黃先生又說拒絕了那些人的邀請以後，他們好像並不覺得沒趣，還是時時和他糾纏不清。縣政府成立了，要請他當學務委員，薪水多少；省政府成立了，要請他當教廳科長，薪水多少；原因是他以前當過省督學的職務多年，全省六十多縣的教育界人物，沒有比他再熟悉的。他爲避免麻煩起見，就在上海一個教會女校裏担任兩班國文，人家有事情在那兒，你們總不好意思再來拖三拉四的了。於是他往上海去，咬緊了牙齒對城門口的日本兵鞠躬，側轉了頭給車站上的日本兵檢驗良民證。說到這兒，他掏出一個舊皮夾子，從中間取出一張紙來授給我們看，他說，「你們一定想看這東西的。這東西上貼得有照片，我算是米店的章櫃，到上海辦米去的。你們看，這像嗎？」

我們四個傳觀了，良民謫回到黃先生手裏，黃先生又授給孫君說，「送給了你吧。你拿到學校裏去，也可以教你的學生知道現在正有不知多少同胞在忍辱受屈，身上給敵人打着恥辱的戳記！」

孫君接了，珍重的放進衣袋裏。黃先生又說他到了上海以後，半年中間，教書很愉快，那些女學生不但用心聽課，還能夠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時代，一個人必須在書本子以外懂得些什麼，做得些什麼。但是，在兩個月之前，糾纏又來了，上海的什麼政府送來了一份聘書，請他當教育方面的委員，沒有特定的事務，只要開會的時候出幾回席，儘不妨兼任，月薪兩百元。事前不經過商談，突然送來了聘書，顯而易見的，那意思是你識抬舉便罷，如果要說半個不字，哼，絕對不行！

「我不能不走了。我回想光緒末年的時候，一壁辦學校，一壁捧着心理學教育學的書本子死讀，窮，辛苦，都不當一回事，原來認定了教育是一種神聖的事業，他的前途展開着一個美善的境界。後來我總是不肯脫離教育界，緣故也就在

此。我怎麼能借了教育的名義，去教人家當順民當奴隸呢？我籌措了兩百塊錢，也不通知家裏人，就跨上了開香港的輪船。」

「我們有黃先生這樣一位先生，是我們的驕傲！」戈君激動的說着，訥訥的，說得不很清楚。

我心裏想，戈君的話正是我所要說的。再看黃先生，他的敏銳的眼光普遍注射到我們四個，臉上現出一種威慰的神情。他大概在想我們四個都知道自好，能夠做一點正當事情，還不媿為他的學生吧。

鄰舍吳老先生

一天早晨，太陽很好，可沒見同院住的鄰舍吳老先生出來，晒他的手提皮箱。一打聽知道他病倒了，說是病倒其實不大貼切，既不發燒，又沒什麼痛楚，不過頭腦有些兒脹，胸口有些兒悶，就懶得起來。他那兒子任夫先生，一個公務員，給他解釋道，「只爲昨天表兄來了，隨隨便便說了一句話。」

「什麼話呢？」

「家父問他家鄉情形怎麼樣，他說秩序還不錯，地方上跟日本人處得很好，日本人常常說，你們這兒的人才是最出色的中國人。就是這麼一句話。」

「他老先生聽了怎麼說？」

「他聽了閉上眼睛皺着眉，不說什麼。半晌才看定了我，『我決意做遷川第一世祖了，』他說。『最出色的中國人，日本人口裏評定的，咱們不能跟他們一

夥兒住。我是老了，無所謂，可是你還年輕，還有小林兒，我希望你們的骨頭有些斤兩。四川也好，就住四川吧。往後有人問你貴處哪兒，你就說敵籍四川。千萬不要把家鄉的名兒說出來。打這會子起，我對家鄉的名兒感到羞慚，我不好意思再說我是某地方人。」他老人家說了這麼些話，到夜就沒有吃晚飯。」

「他老先生原是最巴望回去的，聽說成渝鐵路又將動工他高興，聽說盟國在計劃發展民航事業他高興，今兒勝利等不到明兒動身似的。」

「你看他見着太陽總不忘晒他的手提皮箱，只怕動身日子一到，爲此耽擱。」

「他老先生真的就橫了心，不想回去了嗎？」

「我想也不過說說罷了。昨天他說了，我當然順着他，說做四川人也好。到一天把日本人趕了出去，我們還不是鑽頭覓縫想辦法，最好擠上頭一班下水船？我們爲什麼不回去？你想，人家是動也沒動一動，死守在本鄉本土，當順民，當小漢奸，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哪兒還說得囉嚕？我們可完全不一樣，我們是吃盡辛苦，跑了幾千里路，跟住政府內遷來的，我們是義民——誰說的，一下子想不起

來了，總之沒有錯，我們是義民。地方上有什麼事務的，還不該由我們來承當？就是說兩句公衆話，我們的也當然特別有力量。我們爲什麼不回去？」

我雖然跟他們吳氏父子一樣，家鄉愈在淪陷之中，自己是寄寓在四川，可沒有想到將來回去可以享受一種特殊權益，像任夫先生說的。我想這個想頭有些妙，一時說不下去，只見任夫先生嫌他的身材不夠高似的，狠狠的挺了一挺。

兩天過去，吳老先生好了，可是從此之後太陽雖好，再沒見他晒他的手提皮箱。廊沿前他種着兩盆石斛，以前幾乎見我一回說一回，石斛這東西滋陰，清內熱，煎湯吃是最妙的飲料，回去的時候一定要帶着走，哪怕多花些腳力，川石斛，在下江是太名貴了，這些話，現在也不再說了。

他改變了不出門的習慣，正月初七遊草堂寺，春二三月青羊宮趕花會，四月初八望江樓看放生，有什麼應景的名目他都要去看看。回來就氣呼呼的躺在廊下那張竹榻上，見着我或是他的兒子，往往說，「成都確也不錯，成都確也不錯……」有時還加上說，「只是菜吃不慣，吃了足足六個年頭還沒有慣，樣樣要加些花椒

麵跟辣子，還有蔥蒜，簡直是跟舌頭鼻子爲難。」

門前有挑着樹苗賣的，隨便講價講成了，他老先生買了兩株橘樹苗。他教他兒子種在院子裏，他在一旁相度，兩株該離多少遠將來才可以各自發展。種停當了，他坐下來，自言自語道，「關花，總得七八年，結果，總得十來年吧。不過沒關係，反正有人聞他的香，吃他的果，就是了。」

打橘子談到了四川省的果子。他說除了橘子廣柑蘋果龍眼以外，其他都不好，尤其是枇杷，一層厚皮包着幾顆核兒，單單忘了長肉。他說他們家裏有兩株大批杷樹，每年結上五六擔，紅毛白沙，個兒有核桃大，甜得勝過冰糖，冰糖沒有他那股鮮味。他說現在是採枇杷的時令了。

他沈默了一會兒，突然朝我說，「葉先生，古人說到處爲家，你看是不是有些道理？」

「人不如樹木，樹木生根在地裏，移動不得，人當然可以到哪兒住哪兒，」我迎合老先生的意思。

「你看，這兒四川這麼多的人，打聽他們的祖先，都是旁的地方來的。他們來了，住下了，一樣在這兒成立了家業，長養了子孫。」

任夫先生朝我看看，同時擦掉他手掌心的土。

吳老先生低下頭，喃喃的念着不知道哪兒來的文句，「其俗柔靡，人輕節義……」

辭職

一天黃昏時分，劉博士生來了，帶來個破皮箱，說改行了，那個皮箱帶着麻煩，準備寄存在我這兒。

「已經辭了職嗎？」

「辭了。前星期就跟您說過，要不依從他的意思，拿他分給我的二十萬，就只有走路。你要保持清白，又要繼續幹下去，那是不可能的。他把你看成眼中的釘，心中的仇敵，借個什麼名兒把你開了，才倒楣呢。不如早些辭職，落得乾淨，讓他也覺着痛快。」

劉博士生是個會計員，幹了兩年，沒出什麼毛病。今年他那所要調任了個新主任，看他年紀輕輕，不聲不響，每天八個鐘頭的辦公時間內，不寫私信，不看小說，總是弄那些阿刺伯數字，撥他的算盤珠兒，就中意了他。曾經找他談過話，

說「你靠得住，我知道。旁人也許要調動，你的位置可牢靠，安心作事就是了。」劉博士聽了自然高興，不免格外熬好，辦公時間內若有放手不下的事情，就回到宿舍裏去做，寧可犧牲了雜誌跟小說的閱讀。約摸過了一個多月，主任又找他。起初是問談，問他的家世，問他的生活狀況，又說到物價飛漲，公務員一些薪津實在沒法維持，對於他那身補了好幾處的灰布學生服以及那雙張開了嘴的皮鞋，表示十分同情，說應該換穿新的才對。最後才來了正文：說所裏有八十幾萬的積餘，白白繳出去也是貳，不如把他開銷了，只要眼目做得仔細，神不知鬼不覺的。他願意分二十萬給劉博士，說也可以補貼補貼，縫幾身衣服，買雙新皮鞋。劉博士一時回答不上來，主任又提醒他說，「這算不得一回事，有麻雀子的地方都有。況且，賤是你做的，你要做得怎麼周密就怎麼周密，那些辦事員全是女孩子家，什麼也不懂得，哪兒會有漏子讓人家找出來？」後來劉博士把這個事情告訴我，他說他也知道他做得來，可是不知道怎麼的，他總不願意做。也不是怕壞了聲名，也不是怕吃官司，只覺得做了就如落在一個深坑裏，一輩子也爬不起

來。又說他原以爲這類事情好比故事裏的魔窟，實際上不會碰見的，誰知道又真實，又切近，就在自己的身邊，主任說的不錯，「有麻雀子的地方都有，」使他覺得害怕。我聽了他的話肅然起敬，像對於一切弄得清義利之辨的人一樣，因而誇獎他幾句，說不做自然是一千個對，一萬個對。可是主任催他來了，問他到底同意不同意，言語之間帶着威脅的意味，同意，到手二十萬，不同意，虧有你吃的。劉博生也想過把這個事情宣揚開來，但是一轉念間就知道行不通；自身抓在人家手裏，哪兒分得清個青紅皂白？於是來了退縮的想頭，辭職。他把這個想頭告訴我，是前個星期天，現在他果然辭職了，我問道，「所長就一口答應了你？」

「所長問到主任，主任沒說別的，只說『讓他辭了也好』，所長就批准了。今天下辦公宅的時候，我向主任告辭，他似乎關心似乎不開心的看了我一眼，那眼藏着許多的話，『你傻子！』『你不識抬舉！』『你熬好，要清白！』『你道我沒有了你就幹不成事！』諸如此類。」

「他的願望總之可以達到的，」我說，「只要你的後任隨和些，沒有你那股優

勁兒。」

「後任已經來了，不然我怎麼能夠辦了交代跑出來？是主任的回鄉，聽說還關些親，一個能說能笑的漂亮人物。」

「那就得其所哉了。」

「我也明明知道我這麼做毫不徹底。無論如何，那八十幾萬的積餘總之不是公家的了，我不幫他弄，自有入幫他弄。不過我總算對他表示了抗議，雖然沒有什麼實際效果，他至少會感到一絲一毫的不痛快。就是一絲一毫的不痛快，不能說對他絕無影響。同時，我也代表了許多的人警告了他。他不要以為有麻雀子的地方盡是些與他一路的貨色，要知道比較正派的人到底還有，譬如我。」

我聽了劉博生這個話想得很遠，轉過話頭問道，「現在你準備往哪兒去？」

「一個同學在外縣中學裏當教務主任，他招我去教數學。我想學校總該好一些，跟一班少年在一塊兒，該不會有那種不三不四的事情吧。」

我想說話，可是止住了，只點點頭，暫時維持他的理想。

春聯兒

出城回家常坐雞公車。十來個推車的差不多全熟識了，只要望見靠坐在車座上的影兒，或是那些抽葉子煙的煙桿兒，就辨得清誰是誰。其中有個老俞，最善於招攬注顧，見你遠遠兒走過去，就站起來打招呼，轉過身，拍拍草墊，把車柄兒提在手裏。這就教旁的車夫不好意思跟他競爭，主顧自然坐了他的。

老俞推車，一路跟你談話。他原籍眉州，蘇東坡的家鄉，五世祖放過道臺，只因家道不好，到他手裏流落到成都。他在隊伍上當過差，到過雅州跟打箭爐。他做過莊稼，利息薄，不夠一家子吃的，把田退了，跟小兒子各推一掛雞公車爲生。大兒子在前方打團仗，由二等兵升到了排長，隔個把月二十來天就來封信，封封都是航空掛。他記不清那些時時改變的地名，往往說：「他又調動了，調到什麼地方——他信封上寫得清清楚楚，下一回告訴你老師吧。」

約摸有二四回出城沒遇見老俞。聽旁的車夫說，老俞的小兒子胸口害了外症，他娘聽信隣舍婦人家的話，沒讓老俞知道請醫生給開了刀，不上三天就嗚呼了。老俞哭得好傷心，哭一陣子跟他老婆拚一陣子命。哭了大半天才想起收拾他兒子，把兩口豬賣了買棺材。那兩口豬本來打算臘月間賣，有了這本錢，他就可以做些小買賣，不再推雞公車，如今可不成了。

一天，我又坐老俞的車。看他那模樣兒，上下眼皮紅紅的，似乎喝過幾兩乾酒，額骨以下的面頰全陷了進去，左面一邊陷進更深，嘴就見得歪斜。他改變了往常的習慣，只顧推車，不開口說話，呼呼的喘息聲越來越粗，我的胸口也彷彿感到壓迫。

「老師，我在這兒想，通常說因果報應，到底有沒有的？」他終於開口了。我知道他說這個話的所以然，回答他說有或者沒有，一樣的嫌嘈囉，就含糊其辭應接道：「有人說有的，我也不大清楚。」

「有的嗎？我自己摸摸心，考問自己，沒沾過人家的便宜，沒糟塌過老天爺

生下來的東西，連小雞兒也沒踩死過一個，爲什麼處罰我這樣的兇？老師，你看見的，長得結實做得活的一個孩兒，一下子沒有了！莫非我幹了什麼惡事，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可以顯個神通告訴我，不能馬上處罰我！」

這跟「伯夷列傳」裏的「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是同類的調子，我想。我不敢多問，隨口的說，「你把他埋了？」

「埋了，就在隣舍張家的地裏。兩口豬，賣了四千元，一千元的地價，三千元的棺材——只是幾塊薄板，像個火柴盒兒。」

「兩口豬才賣得四千元？」

「臘月間賣當然不止，五千六千也賣得。如今是你去央求人，人家買你的，是幫你的忙，還論什麼高叫低的。唉，說不得了，孩子死了，豬也賣了，先前想的只是個夢，往後還是推我的車子————獨個兒推車子，推到老，推到死！」

我想起他跟我同年，甲午生，平頭五十，莫說推到死，就是再推上五年六年，未免太困苦了。於是轉換話頭，問他的大兒子最近有沒有信來。

「有，有，前五天接了他的信。我回覆他，告訴他弟弟死了，只怕送不到他手裏，我寄了航空掛號。我說如今只贖你一個了，你在外頭要格外保重。打仗的事情要緊，不能教你回來，將來把東洋鬼子趕了出去，你趕緊回來吧。」

「你明白，」我着實有些激動。

「我當然明白。國仗打不勝，誰也沒有好日子過，第一要緊是把國仗打勝，旁的都在其次。——他信上說，這回作戰，他們一排弟兄，輕機關槍斃了三挺，東洋鬼子活捉了五個，只兩個弟兄受了傷，都在腿上，沒關係。老師，我那兒子有這麼一手，也虧他的。」

他又瑣瑣碎碎的告訴我兒子信上其他的話，吃些什麼，宿在哪兒，那邊的米價多少，老百姓怎麼樣，上個月抽空兒自己縫了件小汗褂，鬼子的皮鞋穿上脚不如草鞋輕便，等等。我猜他把那封信總該看了幾十遍，每個字讓他嚼得稀爛，消化了。

他似乎暫時忘了他的小兒子。

新年將近，老俞要我替他擬副春聯兒，由他自己來寫，貼在門上。他說好幾年沒貼春聯兒了，這會子非要貼一副，洗刷洗刷晦氣。我就替他擬了一副：

有子荷戈庶無媿

爲人推穀亦復佳

約略給他解釋一下，他自去寫了。

有一回我又坐他的車，他提起步子就說，「你老師替我擬的那副春聯兒，書塾裏老師仔細講給我聽了。好，確實好，切，切得很，就是我要說的話。有個兒子在前方打國仗，總算對得起國家。推雞公車，氣力換飯吃，比哪一行正經行業都不差。老師，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回轉身子點點頭。

「你老師真是摸到了人家心窩裏，哈哈！」